

潮陽縣志

藝文上
誌狀文
書序記
論辯碑
銘跋

潮陽縣知縣周恆重修

奏疏

嚴貪酷疏

明浙江
提學 林大春 字井丹
邑人

臣聞財之在天地自足以周天下之用今天下之財稱詘乏矣無他貪酷之吏剝之也祖宗時征伐頗繁而水旱灾荒亦往往有之然民不困而國用足者何也無貪酷之吏也其所以無貪酷之吏者何也貪酷之禁嚴而鼓舞之術神也今貪酷多矣十金之家有事而隸於有司則十金不保矣百金之家有事而隸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一

於有司則百金不保矣朝廷每歲論獄必三宥而後刑如此其慎也今民之無罪而死於敲扑者歲不知凡幾此貪酷之害也臣讀前史見古之所謂酷吏不過以深刻爲能博擊爲事欲以取名當世要結人主今則酷以濟貪非古之所謂酷吏也臣見各省撫按多以百姓逋逃爲言臣竊以爲人雖至愚甯不知安土之樂與夫輸納之當然而乃甘於離鄉背井辭親戚棄邱墓而去此必有驅之者矣夫以天下奉一人歲之所輸幾何而貪酷之暴朘削無已其出於常賦之外者恆什伯千萬也此民之所以逋而去也逃亡

而無所歸將逼而爲盜勢有不得不然者貪酷之罪可勝誅哉今撫按以逋逃爲解甚者以貪酷爲能而薦之蓋墮彼彌縫結納之工趨承供奉之便而不知其皆取之於民者也伏乞勅下法司凡贓自百金以上置重典籍其家次遣戍一如祖宗故事撫按不舉罪如之如此則貪酷之風息財用之蠹除而逋逃不歸未之有也又聞祖宗時天下朝覲官吏部考其政績優異者以聞賜宴禮部及金繒有差仍詔吏部查京堂卿佐缺以次遷補當是時有自布政入參機密者有自知府入爲尙書者有自州縣入爲卿貳者鼓舞激勸之道已至固不徒法制禁令使人知畏不知感也伏乞率由舊章拔一二人以風天下將見化貪酷爲廉仁雖兩漢循吏何難復覩於今日耶

潮普割隸都圖疏

國朝兩廣總督

鄂彌達

滿洲人

題爲分縣久有成規等事該臣看得潮州府屬之潮陽縣管轄一十三都地方遼闊而洋烏滅水二都距潮邑甚遠一切稽查保甲徵收錢糧勾攝奸宄驗勘命盜等事實屬鞭長莫及每多掣肘最易藏奸該二都密邇普甯亦多受其擾累若割歸普甯就近管轄凡一應辦事務呼吸相通實有裨益况普甯僅黃阡

一都名雖爲縣不敵潮陽十分之一請將潮陽縣屬
洋烏滅水二都戶口田畝丁糧歸入普甯則在潮無
鞭長莫及之虞在普無隔屬掣肘之患其雲落司巡
檢向隸潮陽縣屬專管滅水半都今既歸普甯則該
巡檢亦應近隸普邑專管滅水一都以重巡防其洋
烏一都令典史分管巡緝倘有疎虞仍照所轄地方
開參等因雍正九年七月

前事

國朝廣東
巡撫 楊文乾

該^臣看得潮州府潮陽縣屬滅水一都題明全歸普
甯毋庸置議其洋烏一都雖亦經題歸普甯但該都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

原分首尾中三段請將附近普甯之洋烏尾歸普管
轄其洋烏頭洋烏中二段近在潮陽者仍應歸潮陽
毋庸分割至貴山都雖前題未經議及但該都洞仙
徑麒麟埔北山三路爲普甯要害亦應將洞仙徑等
處八十六邨照界割歸普甯管轄實爲控制得宜至
滅水一都與洋烏貴山二都分隸邨莊戶口田畝丁
糧數目統俟部覆到日另行查明造冊送部等因

謹案雍正十年六月部覆奉
旨依議欽此

狀

復虛糧貽累狀

明邑令 劉景韶 崇陽人

查得虛糧來歷原有巔末可據蓋有田則有糧有糧必有田是糧出於田之中不可謂之虛也今所謂虛糧者其說有二一曰停徵二曰亡戶停徵云者先因天順年間饒平南澳三都地方僻居海島民習爲亂官民厭其荼毒當道具實奏聞彝其民而赭其地禁其住種名爲革除遂將該徵之糧暫作停止之數後因歲額虧損國課失辦權爲一時之計散俵各縣之民彼有田而不賦稅此憑空而代輸納是所謂停徵之虛糧也亡戶云者蓋因本縣田地多有負山濱海陵谷變遷沙水流塞阡陌已成邱墟稅畝仍繫版籍

又有國初兵革之後流散還集之民田產多不曉實跡錢糧依舊在戶始焉人丁存在暫能辦納終焉戶口流亡無可追徵是以貽累各都人民坐令照糧賠贖至今各都各圖冊眼之中尚有人戶姓名歷百數十歲而未削去者以其糧存而莫敢開除也無人而有名有名而無田無田而有糧是所謂亡戶之虛糧也夫是二者存之則以厲民行之則爲敝政正德年間本府譚知府留念民瘼深探弊源奏奉欽依蒙撫按上司衙門從長議處准於本府廣濟橋鹽利銀兩扣數抵補完納其意蓋謂鹽利者民力之所自出虛

糧者民情之所不堪以其自出之力補其不堪之情
在官無追徵之擾在民無賠賂之憂是乃所謂不費
之惠者也遵行既久公私兩便不期近爲本府冊開
鹽利銀兩吏書造報不明以致提督兩廣軍門批行
查究中間干礙代納虛糧一節未及詳考巔末第謂
前項虛糧皆由富豪畏避糧差串同奸民作弊是以
有無田而有糧者田少而糧多者無田而有糧者謂
之貼銀如貼銀十兩認糧一石田少而糧多者謂之
無價如得田十畝收二十畝之糧常年代納竟至傾
家逃亡死絕卽爲虛糧因其議報致蒙詳允不准動
支鹽利銀兩代納仍令里甲佞賂其虛糧田跡仍要
勘究下落通行到縣備關到職稽之案牘詢之耆老
訪之士大夫僉謂貼銀無價之弊不出飛灑詭寄之
律是皆造冊之奸巧實非虛糧之根因也蓋當造冊
催收之時富民之避重就輕者推其糧米貼以田銀
而兌之於人貧民之貪財苟得者利其田銀受其糧
米而收之入戶於是有無田而有糧者有田少而糧
多者此貼銀無價之說所由起也又其甚者則串同
造冊里書將其所兌之米裂爲升合飛灑各戶彼旣
脫累身之禍人多受無影之灾又有破家蕩產之子

臨此推收之際故意覓財利已託辭產去糧存冒收
白兌之米告俵得業之家雖云奸弊多端終非虛糧
比類蓋人戶以冊籍爲定稅糧因田畝而科此有除
則彼有收彼既增則此必減當其改造事雖涉於紛
更及至冊成糧必合於總數吏書儘力磨算升斗不
容欠缺彼之所謂貼銀所謂無價所謂詭寄所謂飛
灑者不過竄東就西出此入彼初未嘗浮於田糧總
數之外橫加溢出以至於無所附麗而謂之虛糧使
人人賤納也况虛糧之病民者奚啻百十餘年而停
徵亡戶之米止於一千二百七十四石有奇若曰皆

由於富豪串同奸民作弊則十年造冊十年加增殆
將百千萬石又豈止有此數而已耶或者又欲丈量
田畝收科積算多餘之田抵補虛糧之數此亦補偏
救弊之一端也但事無常形法不可恃我欲隨機以
應變彼必先事而預防又况任事人員未必皆清修
力量之輩而沿區履畝誰堪尋丈尺步之勞勢必假
手於吏書委力於里老田少者惟恐其多田多者祇
欲其少未能責成反生騙局又豈能果臻實效亦恐
是徒事虛文事愈繁而民愈擾法愈立而弊愈深此
智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治道去其太甚者此也或

又欲將新生沙坦開墾新田計畝收科徵銀抵補緣
值生齒繁盛之時鮮有荒蕪閒曠之地縱能致力開
墾不過升合之利又安能積少成多以至於千百無
算而可以抵補虛糧者哉此皆瑣細之末節似非平
正通達之大體其所以處置鹽利代納者蓋因民力
匱竭公帑羨餘不得已而爲便宜之計先該譚知府
具奏多官會議料必多方查訪用意周詳因其力出
於無所措度其勢必至於無可奈何是以俯恤民隱
少詘官法損上益下截公補私諒非因循苟且於目
前沾沾焉徒市私恩於潮民已也自後遵奉奏准事
例官之代納者視爲成規民之賠贖者幸得弛擔相
安餘三十年一旦忽生疑異聞者莫不驚駭揆之事
體誠爲未便如蒙體恤困窮溥施實惠特賜查照舊
例施行則下民永受無窮之賜而有司亦得少追失
事之責矣

案林志云此項虛糧米原因各縣散俵停徵亡戶
之數嗣於正德八年潮州府知府譚倫奏將本府
廣濟橋鹽銀代納嘉靖二十七年適府胥造報鹽
銀數目舛錯致督撫仍將前項虛糧批行里甲俵
贖景韶乃詳稽往牒推明根因及奉奏准事例具
文申報遂得以鹽銀代納如故爰采錄之而劉侯
一時任事不避與譚公救敝恤民之政具見之矣

止撫盜安插議

明邑令黃一龍
晉字雲卿

白土地方南距海門所北連潮陽縣接壤岡頭南塘
二寨田業俱漸耕墾近集鄉民謝加仕黃宜興等議
處招撫安插情由無不駭然執稱本鄉田業俱各有
主海無煮鹽之地山乏樵採之木若使撫民與居民
混處恐無營生之業必有日後之變若使居民盡棄
其業而與撫民則居民又將置於何地幸蒙大兵剿
滅海寇獲覩太平之盛詎意招撫計處各鄉重增失
所之憂通縣士夫耆民俱論海門所藩屏潮陽縣舖
遞驛傳必經於白土白土地方間在潮陽海門之交
誠爲切要腹心之地非復招收華美之僻在一隅撫

民於此萬一有變腹心之疾誠所當慮如前曾一本
叛招下澮之事良可鑒也况潮陽舊治一十六都今
分割於惠來普甯僅存其半加以二種法外之民混
之勢迫難容果撫民傾心向化乞照雷州事例給票
歸家不然乞擇別縣閒曠之地處之使彼得爲良民
長久之計庶吾邑免負芒刺在背之憂等情到縣緣
照本縣地方淺薄人情易動向招曾一本於下澮民
殘已甚繼招林道乾於華美民怨未舒然猶僻在一
隅離城三十餘里今所議白土地方即在潮陽城外
與海門所相爲聯屬田業有主民居已定難以復插

撫民況事必協乎輿情而後可以保其永久今據本縣上自士夫舉監生員下至里老耆民人等一聞計插之議俱各擁門控訴甚至呼天叩地涕泗交集即此民情可覘事體况本縣既已安插道乾難以復招許瑞林鳳且瑞等原係別縣戶籍潮陽非其故土即使強插終難久安查審輿情委屬不便

案林志云黃侯上書後其事遂寢

洋減難分揭

明福州同知 吳仕訓 字光卿 邑人

竊體國經野要在安民越制爭強階之爲害嘉靖中剿平山海羣盜眾建附庸於是析海陽程鄉置平遠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九

澄海析潮陽一千三百餘頃之田置惠來又析五千七百餘米置普甯當時題請未便丈量暫於黃阮洋烏滅水三都內撥米五千七百餘以與之非與以三都也此初置遵旨之券也既因署邑竊籍版章混亂萬民洶洶幾至激變幸值萬厯初丈田之役二邑公丈黃阮全都米餘九千溢於原議之數慨然與之而歸我洋滅之田兩院具題戶部覆奏云議定潮陽普甯之紛爭尤足以革數年飛詭之弊奉旨該省嶺海僻遠田賦錯雜陳瑞羅應鶴悉心清丈綜理詳慎并李江等都著吏部紀錄此丈後遵旨之券也今清丈

首墾之所出普米已及萬石較平遠諸縣有過無不及焉迺輒謂不可爲邑不知更覓何米以益諸縣乎繁簡異宜如人七尺十指尚有大小長短之殊能盡合天下郡邑皆比而同之乎成案另粘電察洞見若普甯積排所以借口爭奪者特因有撥三都之文而撥米非撥都奉旨歸洋減之案皆隱而不言似可以聳上聽若潮邑士民所以齊心固守者則因洋減歸田之後經六次大造人戶收除各都多人洋減之冊洋減多人各都之冊黃冊於戶田但分上中下則而不細分各都若欲舉洋減之米與洋減必舉二邑之

田皆清丈并二邑鄰邦揭陽惠來之田皆清丈方以洋減之田另爲二冊庶無隱匿飛詭之弊若但以今日洋減二都之冊與之則潮邑縣廓等都載在冊內郊關之外多有屬普甯者矣况洋減旣與普邑潮民一戶當二戶一丁當二丁奔命二邦貧苦萬狀即不敢鋌而走險亦仁人所不忍言者也當此禦氛靖寇中原荒旱之時稍幸偷安於嶺海可爲無病之呻吟哉夫以得之爲利爲榮者必以失之爲害爲辱將視友邦爲敵國更仁人所不忍聞者也是以當路參詳兩臺歷批皆曰免其紛更正爲地方求安靜又曰人

情之相沿日久不便驟更奉行遵依筆墨未乾復有此呈蓋一二奸排藉此科派人已不惟非仁明父母之心亦非通邑士民之心所以普甯王春元卽有影僉爭都紛更舊治之呈內云奉旨勘定不容紛更可以見公論之難枉矣但屢呈不已潮民亦不得已而應之僉籲天臺嚴爲禁警不得再施擾亂之謀則潮普二邑皆受安靜之賜誠爲造福嶺海之深恩矣

案臧志云崇禎十四年總督軍門沈公巡按御史柳公批察得萬曆九年奉例請丈委官行勘黃阮一都稅米九千有零卽以全都割屬普甯而洋烏滅水二都交錯之田仍還潮陽各照原定疆界牌籍遵行無混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十一

文

祭大湖神文

唐潮州刺史 韓愈 字退之 南陽人

維元和十四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帥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掬幣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尙饗

其二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殿脩之奠祈於
大湖神之靈曰稻旣穞矣而雨不能熟以穫也蠶起
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
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
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
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
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剗雲陰卷日月也
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
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十二

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其三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大湖之神維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灾各甯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
譴謫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
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躬不敢有所祈尚饗

祭吳子野文

宋學士

蘇

軾

字子瞻
眉州人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然坐忘
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

急人緩已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
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
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
感歎歔歔一酌告訣逝舟東飛

祭雙忠文

明惠潮道 張冕 晉江人

嗟哉二公仕丁國難力扶人紀百鍊剛腸一腔正氣
義重君臣運厄蛇豕烹妾殺奴千古隕涕皇矣雷南
二將軍同心勦力時艱共濟面上六矢羣賊心悸浮
屠一箭奸臣魄褫完節一時流芳萬世暨神遊於嶺
表顯靈祐於罔替惟茲氛祲罪在必斃猖獗狂逞勢
幾難支資爾福星陰相默庇謹以牲帛用申告祭神
其格思不勝待命之至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十三

祈雨大湖文

明潮州知府 郭子章 字青螺泰和人

維萬曆十三年某月日潮州府知府郭子章謹遣稅
課司大使蕭沔以豕一羊一昭告於大湖東龍潭之
神曰考之月令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季春之月
甘雨至三日今二月不雷三月不雨守大愆顧業已
與諸生約講藝武場又愆雨爲汚先期禱於城隍六
日校藝爲土也幸無雨七日乞澤爲農也幸無霽至
期俱如約守謂可以逃於戾矣八日以厲祭出視原

野田畝瘠亢桔槔紛紜守復大愆豈訟牒密與則下令自守到任前二年訟者置勿問豈囹圄冤與則下令出郡邑囚者若干人豈方春禽獸殺傷過侈與則下令禁屠酷豈催科勤與則下令自京料完者姑停征乃竟不雨豈守之罪有出於此數者外而守不省與若然罪在守者民又何辜城隍與守朔望相臨苟可譴守何必厲民豈城隍所司者又不專在雨澤與訪之父老僉言潮境神司雨露自昔韓公有禱輒應守敬遣官告之於神守以一身之罪付之城隍而以萬民之命請之大湖守之望不迨韓公而爲潮守一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十四

也神之靈赫於有唐而視今潮民亦一也若澤於唐靳於今守即自分不足格神明亦憾神不足澤物豈曰守盭亦神之羞惟神亟圖之謹告

祈年告城隍文

國朝邑令

藍鼎元

字玉霖
漳浦人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社稷亦爲民而立所以祈年之典自古有之神所憑依既在我民禦災捍患民亦於神是望焉潮自雍正三年以來禾稻不登殆將三載餓殍盈郊流亡載道不知吾民何辜以至於此神實降灾必有其故豈官之不職民之不良乖戾之氣形爲旱澇在某未任以前不敢知也某今既來將

與神約官有不職禍當在予無再凶荒爲我民累民
卽不良不過百中一二無盡皆不良之理盜賊奸宄
干人神之怒縣令有法足懲之頽風薄俗傷天地之
和縣令有教足化之法之不行教之不振降災於令
足矣必以凶荒遍及無辜之士庶非上天好生之心
非神所應出此也神欲諉之昊天降災非可自主則
神於天有君臣之義可以爲民請命挽回天心不應
袖手緘默止顧享祀之犧牲弗恤民間之饑餒吾不
知其於神職謂何矣神司茲土猶某之令斯邑也禮
教政刑某之責任廢而不修則令爲失職水旱疾疫

神當驅除歲比不登則神爲失職敢潔誠齋戒拜稽
上聞請以今年今日爲始風雨調順螟蝗不生冬稔
大有百室盈甯俾我民得藉神庥神亦永享明禋於
勿替不然久荒之後難再洵饑今冬弗稔將靡子遺
旱乾水溢變置壇壝之憂吾不能爲尊神保也神其
鑒茲慰我民望謹告

講學告先生文

藍鼎元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率性修道至人立極自精一執
中開萬年之統緒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忒尼山
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蒙更慙於飢溺

遙遙千五百歲之間惟我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賢闢而入聖域旁搜遠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說異端斬絕若門庭荆棘允孔孟之功臣爲後學之矜式鼎元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第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之還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立醕儒以作之師俾舊染於是乎洗滌因相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凡綱常倫紀日用行習之地無不知之真而行之力掃釋老之謬談併嚴辨乎陽儒陰墨似道似學之奪朱尤是擯而是斥從此經正民興鄉無邪慝士希賢而賢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十六

希聖孝弟仁讓所漸靡靡不風移而俗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夸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傳之久而不惑吾道南矣將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茲庶海濱復鄒魯之迹邦家有慶吏民增色拜手致辭精誠上格謹告

祭雙忠文

國朝惠潮
嘉道

吳

俊

吳縣人

惟公之靈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藐蕞爾之棉邑有赫奕之神庭倘乎悅乎飯牛之岡若聞若見眦裂髯張生烹童而殺妾死解圍而捍城宜棉民之感德熙甯以迄於今使者之來恭膺 朝命疇昔蒞止

憂心怲怲彼弱之肉繫強之食連村結社揭竿鑄鐵
殺人於場縛人於術率是爲常歲以什伯若守令之
不法明神殛之或使者之不德明神滅之不殛不滅
令其竊祿於斯實不忍斯民之相賊而相欺今將殲
其兇渠翦其羽翼平其墳塋瀦其廬室冀一殺而百
警易水懦以火烈惟地育物惟天好生非使者之得
已哀狂瀾之已傾神其佑我覺彼蠢氓翻然改悟息
鬪罷爭明畏國法幽懼冥刑農耕於畝漁釣於汀良
辰吉日蕉芬荔馨神之血食於茲土將歷萬禩與千
齡神其來格海碧天青尚饗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十七

書

與大顛書

韓愈

愈啟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敝劣無謂坐事貶官
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色緣昨至未獲參承倘能
暫垂見過實爲多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竝
瞻不宣

其二

愈啟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
有此咨屈倘惠然降諭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卻
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不宣

其三

愈啟惠月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高論讀來一百徧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今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倘能承閒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闐寂與城廓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廓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異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不宣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十八

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 蘇軾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理義信如子野之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無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與吳秀才書

蘇軾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還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

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尙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芑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鬻足遠來又致酒麪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芑仲知僕迅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之

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
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其二

人來領書耳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
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
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
幸察之察之

上谷中丞書

林大春

海寇林道乾曾一本吳平輩乘倭嘯聚初不過數十
人尋入倭中爲別哨遂肆剗劫及倭滅而吳平統有

其眾流毒沿海道乾一本亦各樹黨援與平爲犄角
以抗王師後平竄海外莫知所往黨羽潰散於是道
乾一本復糾合之林曾兩賊其燄大熾勢不相下互
相雄長爲嶺東連年大患潮郡半爲賊有生民塗炭
極矣然一本起自椎埋無多智能猶屬易制惜當事
者不能扼其吭以致屢招屢叛貽害至今而道乾少
爲縣吏機詐陰險超邁羣賊又性酷好殺所過無不
殘滅泊舟海島殺人無算海水盡赤屍積如山潮汐
爲之不至父老言之有流涕者今當事以一本名已
上聞在所必誅而於道乾則欲撫之餌以壤地冀爲

我用以共圖一本噫此策行道乾之勢益張而一本
益不可得壤地一失生民益無所歸其勢不盡化爲
盜不止茲閣下虛心延訪誠生靈之福謹以邇來所
得鄉士大夫書掇其大畧於左

其畧曰巨寇林道乾安插下尾

潮陽招
收都

實爲潮人

附背之灘方其未招撫也毒已外潰及其既招撫
也毒復內攻外潰猶在皮膚內攻戕及臟腑矣今
道乾據招收砂浦朝刦一邨暮洗一寨且宣言不
日屠城邑侯倉皇不知所措貽書責其皆盟而報
書諄謾甘心受之矧靖海有程老桃山有激變之

盜曰白哨和平貴山有林獐四面風鶴孤城若危
卵譬人一身業已輝耳去眼斷手足豈能久於人
世哉又聞曾一本自羊城鼓浪還潮浮海數百艘
夜然燈繫帆竿纍纍如貫珠長可數十里賊燄之
熾如此今徜徉於牛田馬耳間海揭諸邑望風響
應者不知凡幾而道乾以外寇居內地聯絡山賊
與曾酋狼狽相倚蕞爾潮陽亡可翹足待也頃夜
有火五炷從空而墜周圍丈餘狀如燕尾色青紫
落地瀑瀑有聲或以爲去年某鄉寨未破之先此
火亦曾夜見嗚呼妖火降而殺機動人人震恐詎

當事猶曰過慮惟羈縻之以延旦夕此老蘇所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盜賊擬於王侯冠裳變爲巾幗辱國陷民無踰此者僕切桑梓之憂情急勢迫臨楮不知所云

論城守書

林大春

巨寇林道乾等懸賞招眾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即以統之以故聞風響應遠近無賴相繼入賊者不止數百千人眈眈虎視其志在此危城也百雉之內數萬生靈所寄而登城以望殆若無人防守空虛

無如我潮者夫兵以衛城也今則僅人形耳手不持尺鐵去來無定或以童穉充之甚且散去矣民兵以代衛兵也帑藏所守閒諜所用今則罄城而出無一人留者內自空竭而外滋困憊何以濟緩急乎不可不明約束補壯丁備器械定番休以時巡察焉且鄉之士夫皆足下子弟也與父兄同患難能晏然高卧耶請號令城中豪傑使各出身督帥眾子弟登陴共守忠義所激無不一以當百至若上請官兵以扼四郊之險使都鄙之民堅壁拒守而又求助鄰邑以爲外援皆此時要著也伏冀留神地方幸甚

與謝鳳池書

林大春

聞林道乾具狀乞撫此賊以懼誅叛入外夷近又還故國自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猶冀延旦夕之命據告若出真心於情似應俯順但林賊惡燄滔天罪難擢髮瘡痍滿地流血未乾方其負嵎以居何嘗不經招撫及其跋扈而去其意原主句通向使其計得行粵東之禍未已茲乃糾集殘黨奔亡海上勢無異於強弩之末數實會乎天亡之時是劇賊授首之曰而民爭啖其肉之秋也噓吸之機間不容髮招撫常談豈容再誤惟公軫念生靈肅將天討昭示國法嚴行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二十三

各路水陸官兵併力合剿或密懸賞格令獻渠魁或大開肆赦散其黨與務在設伏出奇隨機應敵毋致釜魚復投深淵籠鳥再棲茂樹候捷聞之曰除劇賊林道乾與助惡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餘脅從照依林鳳散黨事例各給免死牌遣回原籍所在官司驗牌安插敢有再行倡亂者許徑自擒斬庶人知賊之不可爲與天網之不可漏於焉勞來撫字以收旣渙之人心慎固封守弭將來之盜患而海濱積歲之害可從此掃除矣

寄吳月庭書

明御史

陳大器

字國成
邑人

月庭吳先生隱德執事一別三十載而雅誼盛情至今猶在惜浮蹤如萍弗得時侍左右爲恨耳去歲見周克道始聞執事動定之詳然克道曾出門下毅然以道自任此子不多見者也今其所造日高所聞日益豈非吾兄之陶鑄乎夫學將以聞道也世之稱賢士君子而不聞道者多矣此學所以貴自強不息而求日新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吾輩得無懼乎僕此去若得遂早歸當與兄長共圖文會之益舟中草草附克道不旣

上月庭先生書

明舉人 鄭經哲 字世迪 邑人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二十四

邇來祇承尊教惶感惶懼感者感其重以責成也懼者懼其曷以克勝也慨自教衰學絕士以講道爲諱久矣况吾潮邑乎殊不知此乃人文命脈不容以自棄也自開闢以來能聞君子之大道而挺然樹立於吾潮非先生與士齊乎外此其寥寥也小子不敏幸而有所覺悟不敢戕絕其命脈者非生逢先生之時將以助其瀾而揚其波耶自從悔悟以來十餘年矣亦頗知向靜中尋求矣然每僻處靜地便覺志氣清明及應接紛沓未免或奪於習俗移於情好者豈靜

中工夫未得力乎抑動靜之理未見得合一乎靜處而清明者無乃孟子夜氣平旦之云也動靜不合一者未能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也竊以初學貴在立志真切而師友扶持苟無師友講磨之功雖曰志向深切矣未免曰入於枯槁或流於支離恐真切者非真切矣欲其生意油然時見曰新之益者舍師友其能乎故立志譬則植根也師友者培壅而灌溉之也無根而徒培植者死矣有根而不事培壅者亦死也故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二者不可偏廢也不知有道以爲何如近與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二十五

克道兄有羅浮之約朱明之居亦將尋求靜中也奈克道奄病而遲遲焉忽承尊誨此心此神益飄然於飛雲之上矣不知長者有益堅之志而能不憚遠否耶不憚遠則小子執杖屨以隨矣甘泉翁近柬有云不到祝融而死心亦不死也面前兒女豈足顧乎近和西山偃言錄上運斤

上河南夫子書

國朝孝廉
方正鄭錦城

字子固
邑人

久隔春風垂二十年矣遙企道化高深定符河瀆嵩山之祝城自穗垣受業蒙示儒粹諸書並掖以日記所未逮仰見不辭土壤不擇細流有如此已告歸東

下雖時從事居敬主靜之旨然所授積誠於倫物者實無能自伸每欲趨侍門牆特以老親在堂而未之敢違咫尺也咸豐初元聞夫子徵辟不起主講河朔書院爲吾道樂育傳人又以中州多故練團賑饑恢萬物得所之素願所謂道叶時中可以出可以處者今舍夫子其誰哉城資稟鶩鈍靜則神定動則過生未由窺中庸之實際雖力加體認而自揣慎獨之功稍間又安所得無過不及停停當當隨時隨事皆有當然一定之則以馴致乎本體之復與天命相流通乎僻處海隅毫無實得惟有黽勉於倫常日用庶此心不泊於浮游而以動定以靜凝以積誠全所性尚乞俯賜教言俾有所歸宿則夫子始終陶鑄之深心雖千里如在門牆也茲以從姪耀堃應京兆試便道寄請講安不戢

復鄭子固書

國朝禮部
尚書

李棠階

字文園
河內人

令姪到京得諗近功實學專務於身心間省察克治闇然自修將一切舉業詞章之習概行棄置奮然自拔於流俗之外誠豪傑之士也所云靜則神定動則過生蓋亦通病總由歧動靜而二之未能合動靜而一之故有此病夫理無動靜學安有動靜孔孟所示

用工夫處總在綱常倫理日用行習之間求得乎身心之所安而不專在乎閉門伏案如後世學者之所爲即先儒靜坐之說亦祇借以收斂爲用功之地而非專恃乎此也中庸戒慎恐懼兩節最爲吃緊旣切實體認中庸自能得戒慎之實際此實貫內外合動靜徹始徹終真工夫聖賢千言萬語總不出此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得乎本體通乎天命豈復有動靜之殊致乎僕主講河朔書院十一年日以此強聒而已無實得不能鼓舞其力從事於此者不過數人耳尚期足下不棄在遠時惠箴規以匡不逮是所望也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二十七

手此奉復

序

贈郡守陳公序

明江西
提學

李

齡字景齡
邑人

潮郡屬邑四山川人物之盛惟潮陽爲最昔以海濱鄒魯目之近年來官斯土者或戾其常民俗亦變訟煩事劇號稱難治天順改元今郡守陳公由建陽遷是邑廉明剛斷人心翕然而振興學校之功尤多揭邑有邨曰夏嶺沿海以漁爲業出入風波島嶼間不受有司約束人健性悍鄰境恆罹其害尋有豪猾爭田訴於官連年不決有司動遣捕巡領隸兵勾攝之

夏嶺民譁相繼逃海堧集無賴大肆攻剽官兵捕之失紀律反墮賊計勢益張潮陽尤密邇公乃修城壘繕甲兵聚壯者教以戰賊莫敢犯然海揭受害甚當事聞於朝提兵剿之賊聞兵至輒航海遁退則復來侯密遣人誘其酋斬以殉賊膽喪乃統民伍具海艦與官兵夾攻之盡降其眾三邑之民始得甯居矣上嘉其績晉秩本郡太守人咸曰向使公蚤陟此位潮民豈有今日之殃余維士君子見用於時或以文章鳴或以政事顯於武事多非所長三代以降惟漢孔明唐李靖宋韓范諸公稱文武才其他未前聞也今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二十八

侯文足以治民武足以戡暴其豐功盛烈視前修爲無愧哉公名瑄字廷獻蜀之眉州人甲戌進士

贈劉印山先生序

明修撰

蕭與成

字鐵峰
邑人

潮之爲郡舊矣其有聞於天下則自韓昌黎始韓公之謫潮也不能一歲而潮人之思之也越數百年至今猶不忘惠化之在人心者何若是其深也耶今去韓也久其行事之迹不可一二知據史傳及蘇文忠碑大而且著則曰驅鱷魚遠徙置鄉校延進士趙德爲師使潮人知學而已夫祛其爲民患者與迪民和厥衷皆大裨益於民民思之愈久而不忘也固宜後

之吏茲土者弗惟民之志則已苟志於民矣則必以韓爲師然而師之有淺深也今貳守劉君其得韓之深者乎君以秋官郎出佐外臺察畿輔近地忤內璫被斥旣移貳吾郡至則事事無少懈略不以遷謫介意是蓋充養有素者潮遠郡政弛民玩君政尚嚴爬剔蠹弊豪右斂跡不敢肆民畏而愛之曰造韓公祠瞻依仰止坐原道堂與書生陳說奧妙自選舉之賢膠序之英下至編氓罔不戎其衣冠肅然默坐以聽每行部至屬邑亦惟以諄諄訓迪爲急他皆在所緩也今天子德漸寰海鳥獸魚鼈咸若潮固無所謂鯉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二十九

者也但除其爲民害者而已脫有鯉如昔時焉者亦當爲君遠徙乎否也唐時潮人未知學韓公之教之也終雖翕然以信篤於文行其始也未免有驅遣督責之勞固未有如今日一唱羣和而皆有志乎窮其祕焉者也以今視後則千數百年之餘潮民之思劉者亦當如今日之思韓者乎君遷臨安守潮之士民不能挽留君也屬吾言以寓其思君行矣以所以治潮者治臨安則臨安之民之思之也亦然

碧山漫藁序

明光祿少卿

沈

鍊字青霞會稽人

劉先生潮人也以鄉進士署教事於紹興紹興之弟

子員著記者以千數譔次先生之歌詩序讚十餘萬
言爲刻而傳之余嘗覽讀之而知其可以傳也余固
好文辭少而獵取百氏之言朝夕誦詠之而思維其
本始古者薦紳章縫之士其相與損益而周旋之也
喜愠徵於冠珥文貌察於几筵則不能無命令之修
言語之節於是文辭之道興矣迺其感物而慮動因
情而著言端委昌明而法象布皆順乎其故而由乎
其不得已雖其幾微而廣博變化而日新莫非自然
譬之於金石戛擊之至而聲音發焉宮奏而商應清
唱而濁和節奏以不越而燦然成章者可以損益之

乎何者明正聲之紀者不可雜以淫哇覩大道之趣
者不可亂以邪術古之人其義理昭明故文辭之道
得也是故言出而人誦之其閭巷謳謠之鼎鐘著之
竹帛書之其小人以爲實而君子以爲訓雖欲無
傳不可得已後世屬文之士不通達於禮義之旨而
剽竊章句之末流破碎先王之大義綴集滅裂之空
言炫燻耳目之私好其內不得乎心而外不適乎
好樸者以質俚見廢騁華者以浮虛不錄其去古人
之道亦彌遠矣哉余觀劉先生之文冲然近其爲人
不煩而多美無曜而內腴澹泊之際精慮隱之而其

波流之委亦復溫厚爾雅條貫乎殊品潤色乎光澤
不失自然之宗可謂通文章之大節者矣余固嘗從
其人遊頡頏其論議叩而盡其從容則曠然明禮義
之士也余爲太息之寶玉以溫潤而知其蘊和蘭蕙
以馨香而知其芳澤若劉先生者其猶有古之道歟
夫士不以必知而學言不以必傳而文惟夫明禮義
之言者感觸乎人心所謂訓誦而謳謠之者旣不能
無傳矣乃若學道而以文辭業成立言而以名字表
著茲非君子之意君子適於能文而不適於能遠藉
令夫子之道無傳余猶以爲禮義之言可貴也先生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十一

名瑞葵碧山其別號云

馮副憲平寇序

林大春

海寇張璉以三饒叛上命制府移鎮潮州討平之生
擒璉及其僞將以聞事在嘉靖壬戌五月也先是備
倭令下所在郡縣苦徵調奸民往往逋匿以與賊應
於是璉等得乘間猖獗潮人自此無甯宇矣議者謂
宜以嶺東分守駐潮以給軍食而鎮撫其民人今按
察副使馮公迺以少參分巡駐潮潮之以少參分駐
自公始初公莅潮會璉等脅縣令請撫時公方有事
於倭夷迺許其降釋不誅令擊賊贖罪顧璉內不自

安旋復叛去於是馮公爲御史言狀御史因上言事
請制府移軍至潮詔可尋賊入江西福建勢橫甚江
嶺之間騷然震動三省大吏分道並進十萬師猝然
臨潮公與何太守密謀親督中軍從間道搗賊巢所
至夷山刊木出璉不意旬日下數十餘寨而璉就擒
並獲其黨王伯宣等斬以徇城中案堵如故嗟乎璉
以編戶亡命嘯聚爲亂血流千里稔禍已非一日而
始終畫策卒以成擒馮公之力居多方公之初主撫
也羈縻而駕馭之不知者恨不奮然一擊公且日儲
糗糧繕器械修城防當此時若無意於用兵者及大
軍至公調度裕如乃暴衣露蓋爲士卒先得罪人如
探囊取物然後知公之所以籌之者素也假令無先
事之謀一旦驅市井之眾與賊戰曠日相持賊守愈
固我師既老民罷奔命安知不以亂易亂潮民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矣故略序其事以爲後世法

循良奇績詩序

林大春

昔成周之盛教化行而風俗美在位多節儉正直以
風於上在下莫不咨嗟歎美形諸詩歌如羔羊素絲
之篇是也周衰世教寢微然先王之澤猶存以故在
位者猶足感人而使之興起司徒善職而緇衣賦聖

人采之國風所以傳也嗟乎觀吾潮州太守何公循良奇績之詩固可嗣響前人矣公括蒼人少舉進士仕梁楚間聲名藉甚入爲秋官大夫余始獲定交親其言論風采蓋所謂節儉正直庶幾羔羊之風者歟尋以次出爲潮州太守歷數月潮稱治會有饒埔之寇諸路用兵公從中調度以需大舉軍儲畢集而民罔告勞當倭寇近郊也士民爭走入城依公者萬數舍宇無所容又會厲疫大作有露寢者公爲下車涕泣病者延醫死者置櫬咸一一安置之卒之饒埔平而潮人胥慶更生語在馮少參平寇序中先是饒賊

張璉既就擒賊將王伯宣素梟黠難制聞璉已爲官兵所縛欲生刦以歸乃僞射書城中從公乞降公佯許之令同數騎入遂以擒伯宣并捕其徒斬之蓋公於饒埔之役運籌決策甚多此其尤著者當戎事控愬猶惓惓以興賢造士爲務兵燹之後士大夫家少藏書公多方購之蘇甯輒手校以示多士士皆感發賦詩誦功泐泐乎有緇衣之意焉夫國風既列子夏序之漢定四詩匡衡立說余非其人也徒樂道賢侯之誼感諸生之美爲之序次其端如此嗚呼入國知教聞樂知德君子於是詩也亦可以知政矣

陳南野保障鳳山序

林大春

鳳山有古寨其來已久天順中夏嶺爲寇鄉人陳千
山倡義守寨殺賊數萬自是賊無敢東向以窺鳳山
者後百餘年爲嘉靖庚申倭夷入寇千山裔孫南野
復以保障功克繩祖武藉藉稱一時盛事初海上久
安諸寨圯廢適諸路用兵南野與其弟山谷議修寨
尋又浚渠列柵以益其險時倭警尚遠也而守具已
先備矣未幾倭夷至鳳山雖已置寨而人心皇皇未
有所恃南野身倡子弟負弓矢先登鄉之父老乃定
死守計亦莫不督子弟以從賊泊寨下令以石擊賊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十四

賊披靡又以銃擊之弊其酋中流矢死者無算賊懼
遂夜遁越一月賊從錢岡度水襲鳳山復集鄉子弟
擊之獲賊騎二奪輜重以歸又一月賊大舉來寇時
鄉人累捷氣益壯南野登寨督戰如前無不一以當
百賊恚甚散去有頃南野所居室燬於火衆惻然爲
歎息南野曰幸吾鄉無恙家違恤乎鄉人益高其誼
立石以紀功而屬序於大春大春曰環海之鄉其民
輕徙非以多寇盜哉若鳳山爲鄉且二百年中間再
遭強寇卒賴陳氏子孫保有族里豈非天歟方諸鄉
盜起民多望風而潰乃南野以一身督閭閻之眾伐

木爲干屈竹爲弩親嬰孤壘以與賊抗三戰而三卻
之功光海隅澤及桑梓可謂盛矣然使平日不能以
信義結人心亦未必得人至此詩曰豈曰無衣與子
同袍南野之謂夫

同野文集序

明潮州知府何鏗麗水人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乃余歷觀往昔文人之言蓋
謂文詞不係世計如畫餅說梅無效饑渴其下者蛙
蟬鳴噪等爾今觀同野蕭先生集有味哉共言之也
所謂係世計不徒作者非耶往余稍遷進賢令先生
代天子巡狩按部筠陽檄余往覈計朝夕侍見先生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十五

睅然淵然竊歎伏以爲有道氣象吉人也及夫奉教
承令條理燦然辦給無爽益知不大聲色故質有其
內耳間嘗以修辭相訂示咸颯颯乎大雅之遺各有
準的而條議疏答綜核情故備得肯綮詞潔而理明
使人灼見事實無不可見之施行今觀議建總督重
臣增解額及申諭撫臣討賊等疏開濬膠河諸策皆
數世之計爲國家豫未然之防誠然哉非徒作者然
先生渾僕內朗未嘗以文詞爲名高其監察兩藩省
率爲地方垂久遠愛利則又所謂有德人也其有言
之美而傳也不徒以其辭而已豈不偉哉余守郡之

明年先生之昆季端賁端升兩君來謁求觀先生之
文得茲集若干卷乃石洲林公所選定者余益以疏
議若干篇繡梓以授厥裔貽初家藏之今後之觀先
生之文者知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而惓惓世計要爲
不負所職云先生名端蒙其節行大都具在本傳

潮陽吳光卿福安學志序

明都御史

鄒元標

字南皋吉水人

粵吳光卿國士也余嘗奇其珥筆彤廷綴羽今官非
其遇矣騏驥鹽車眾方扼腕而光卿婆娑一羶昂翔
千古力以成就人才維風飭俗爲務觀其所編學志
禮樂人物山川詔令纖悉備具昭忠魂於白日網遺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十六

佚於將墜畫一之規永垂來禩稱學史矣余嘗謂官
無崇卑崇卑者在人安定在宋沔池在晉去今若而
年譚者以爲教宗至欲置沔池兩廡信乎人在自豎
真不藉品秩爲重輕者嗟乎世弁髦其職以澤宮爲
籓廬視光卿不有餘師乎光卿勉旃他日鴻篇鉅纂
此其嚆矢矣

經史管指序

明邑令

孟應春

字長民仁和人

慨自學士家專守一經不暇旁搜逖覽於是得其精
微者遜其風雅得其莊重簡核者遜其淹貫宏周然
上考漢宋諸儒亦各就所得以名家鮮兼備之美下

此又焉得深求也束髮以來墜落括帖之網由平而
陂由剝而復或微言曲突或肆力焦爛皆若罔聞不
能取古爲鏡審局量勢雖以萊公尚三復博陸一傳
乃知往昔大儒之效必從學問起手學問必從經史
起手從經入者能自見其性情必不後遺我君父從
史入者能自新其膽智遇事有方而不窮於盤錯第
經史之學盈車連屋貧者屈於財拙者屈於力望洋
而反轍者有矣此光卿先生所以有經史管指之作
也夫汰其靡靡存其梗概必具一段苦心割所甚愛
棄所甚寶孤行已意於快心處拍案錄之如金鏐酒

母可以點鐵和水間有微言指綴忽然解頤亦忽然
汗背瓶水知寒讀此可以悟經史之全矣嗟乎生逢
不辰邁此大難堅同仇之誼者類欲楚服短袂從事
於鞭弭橐鞬思一當以報國乃區區語言文字間或
無以答安事詩書之嫚罵乎是不然建炎初政伯紀
當國首以正士風爲言士風不正綱常淪壞天下事
安可爲也舍經史奚以扶元運之衰鼓臣子之氣哉
信知此篇爲持世之大寶也余展卷而知先生之志
之所存亦以知先生之品之所在且知先生嘉惠後
學之功與扶幹世界之力矣

趙氏祖祠世祀雙忠序

國朝邑令

唐禎麟

睢州人

余承乏潮陽曾造趙家祖廟見張許二公神像并所遺銅鞮崇祀於中堂因詢厥所以感而興曰大丈夫惟是志行之合耳何必仕同秩生同氏乃可並隆一時廟食千載乎余睢人也悉二公守睢陽事睢人祀之固已舊矣越數百年殿笥中銅鞮像一夜飛騰至潮元旌東指空中結字潮人始廟祀於東山之陽夫二公忠氣激烈同出一符後之君子如故宋邑進士朝奉大夫趙公者移孝作忠戀主報國視二公更稱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十八

合轍趙公系出宋裔南渡後痛宗國式微會文信國南討劉興陳懿移駐潮陽與趙公相見懽甚趙公毅然破產餉士爲之定畫出奇而劉興授首此義冠三軍猷壯元老視二公誓師殺賊不亦後先一揆哉迨悲天命有歸瀝血遯荒與文信國之丹心碧血無間存沒矣傳信國謁二公有杯酒馬跡之異而知信國之在潮也存而知心者趙公沒而知心者則二公也余既悲文信國之志而益知趙與二公之允合也彼元當大中時趙公傷悼國祚慨然思二公之深而慕二公之切也捐貲謀於邑侯鼎建廟殿及廊廡三十

二間置田租祀之爲潮民禦灾捍患其戀戀於二公者正以明其悲壯激烈之懷乎林子云觀其從天祥於宗國未亡之先祀張許於宗國既亡之後此其志有足悲者斯言也蓋深見趙公之志匪徒以汲汲修廟觀也元邑令崔公思誠以趙公生前功在神人爲之立廟與二公同祀春秋今城東不數百武雙忠儼雅左文信國右趙公固見比肩同堂之意仍以隨來銅鞮俾趙子孫世世守之潮疆民社賴二公者如日月之在天泰華之在地蓋億萬年如一日云間遇寇變二公常震厲殲渠渠每望威遁去潮人以是佩二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三十九

公益德趙公趙子孫世祀銅鞮於廟二公威靈赫濯焜耀其中生殺彰輝應若桴鼓卒使媠媠其側者屏足膽寒迄今赫赫在人心目趙氏以是奉立神像並祀於堂蓋亦善成先志而永崇報之深心也夫歲時薦馨趙之子孫與闔邑人士當不止入廟思孝而且過廟作忠矣

湖山類彙序

國朝邑令

王

溥

平湖人

士大夫登於朝無卓然特立之操以求所樹建及其退於埜猶懷容容係吝之心充其念將至於頑鈍而不知止則天下何所貴乎儒術矣余覽故黃門宜中

蕭先生類彙一編而深慕夫先民典型也當夫陟清班而秉簡則封章不避樞要惟知講定國是之爲先泊乎息讒口以歸來則烟蘿可杜捷徑惟恐遺落世事之不盡誠始終進退不失其正者備載斯編已考其筮仕實明宗成化之初大臣依阿內寵干預方士雜進兩廠爲罹至於灾眚見軍興繁固在廷臣子吐露忠藎上紓宵旰之曰也可言者不爲不多矣使言而當則爲羅永豐之疏論閣臣不應起復奪情貶外輒還館職言而不當不過爲林刑曹一輩直陳妖僧等夤緣欺罔逮獄猶復故官非有嚴絕諫臣使天下

之縮舌也而此彙僅有請御便殿以親大臣乞復言官以廣言路惜名器飭兵政諸條議余方疑之乃繙閱其先引咎自劾上言五事之疏竟削牘焚草以不傳則知先生能言人所不敢言又不以能言自侈也今存者大臣不職一疏載被譴之繇乞恩祭省一疏表孝思之悃耿耿依依生平之大致如此若夫嘯詠於林泉者歷平陂而一視投贈其同好者引華邀以偕行清風肆好悠悠我思蓋以自全其天年臻於耄耄猶不失厥常度享當世之太平燕孫謀於累葉何其厚與其與斯時之瞻三台而不忍去指戚畹爲支

族者奚若或云昔之作者有言文情非怨思抑揚則
流澹而無餘味若宜中先生懷才負氣訖於鬱伊弗
獲馳騁展盡底蘊可以怨矣可怨而諸詩之能不怨
何也余復之曰聞之事君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
已矣蕭黃門於大訶之曰口北風沙已非啟沃之司
優容恩寬左遷武階提舉玉局洞霄丰采殊矣况際
繼體踐祚新猷日盛其君臣一德孜孜圖治之衷可
無待草野老臣篤忠之慮是先生方與天下同其樂
而又何怨之有則夫詩詞之淺深生熟一無以關其
心而汎汎若不繫之舟亦放虛中流聽其所如可止
有光云

募建忠賢祠序

國朝惠潮
嘉道 梁 竦 長安人

予自燕抵粵景行前哲每顧瞻祠宇輒想見其爲人
然竊病今之祀於官祀於鄉者何百里而比肩也夫
身媿三立而欲廟食百世其名曰濫使遇狄梁公能

無議去留乎入潮以來攷諸郡邑乘則聞潮陽之海門所有蓮花峰宋信國公文先生祠在焉究其由則先生當宋祚傾覆之際單車南來登斯峰巔倚劍以望帝艦後有處士張魯庵者結茆是山之曲澗以避元辟雖出處尊卑迥不相侔而忠義熱血易地皆然嗚呼忠義在人何時蔑有惟變故之臨死生利害有以奪之故平日許國之心往往改轍以求榮必天植其性者始不渝焉世固有威力能奪人之神器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奪藏血爲碧之魂其所關於世道豈淺鮮哉故後人思慕彌殷建祠爲祀而魯庵配之奈厯歲滋深祠宇傾圮旁有蓮花庵僧人海寬者願葺二賢祠兼建大士閣力不從心勢須用眾凡國將宰官人等各宜相助以底於成異日者楹桷巍煥像設儼然寒泉縱錚如見其忠貞修篁擊戛如見其勁節俯仰徬徨有不愾然而興起者乎予不佞何敢望二先生後塵然好德之心仰止往喆故不揣固陋叙其始末若二先生之所以不朽者固不在乎祠之存廢也已

重修東山韓祠序

國朝中書

臧眉錫

道一而已則教之不可有二可知也教一而已則世

之立異說以淆之者不可不有以正之又可知也此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二氏爲有功於萬世同也夫使教可二則道亦可二道可二則太極亦有二乎太極之二之者由陰與陽二陰與陽二則柔與剛二遂邪與正二惡與善二小人與君子二推而至於寒暑晦明燥溼之二其候也動靜張弛翕闢之二其氣也高卑上下升沈之二其位也其他之對待者不勝述而溯之於太極之始二乎不二乎則道一之說孟子創之於前者不可無韓子原之於後也但楊墨不生於春秋二氏不行於唐虞三代之時豈非有大聖人者在而彼故無所容其說耶宋眉山嘗推尊韓子之功與孟子等非無據也說者謂韓子之原性分上中下爲稍疵其諫佛骨表止就福田上論至原道一篇並未發明道之本原每以此爲韓子病噫此固未足以知韓而并未可與言知道也生於戰國千百年之後接踵於六朝初盛靡靡之習同事於功利之朝而獨毅然以道自任以先聖先賢爲可師而直取二氏而斥之攫人主之怒而不懼闢舉世羣焉之趨而不顧其氣與識爲何如而謂非孟子之後一人耶說者曰子之尊韓不過襲蘇氏之論而何足以輕重韓

曰余言固不足以輕重韓而余之亟亟焉爲韓稱之者余甚懼夫今日之尊二氏者倍於韓之時而今日之不知夫道之原者且日趨而日下也余因借一韓以崇道借一韓之崇道以闢二氏此余今日之心即韓子當日之心而又何俟假於言以輕重人耶歲乙丑家小阮官於潮因知所爲韓文公祠焉在邑之東山其留衣亭相傳在靈山但廢而不舉小阮惻然憐之述之余而求爲之序余曰此固表率地方者之首事也

聖天子寄託斯民教與養兼舉則道學之指歸可昧昧焉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四十四

闕而弗講耶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其勉旃而一時修葺之貲措置之艱不無藉於諸同志者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潮邑而有好懿德之人知必有起而襄厥事者是爲序

重修靈威廟序

國朝邑令

臧憲祖

字子敬
廣甯人

語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是天生神人爲星辰川嶽之鍾生其神無不徧而其靈爽無勿憑猶星辰不專於分杼而百川之奔流五岳之威靈非一隅也知其說者可以語潮陽靈威廟之祀夫二公之祀於睢陽夫人而知之即其

祀於潮陽而爲趙宋之所封爲歷代名賢之所祀亦
夫人而知之人之知之者以二公之忠而祀於睢陽
功在唐而在世世也人之知之者以二公之忠之靈
而祀於潮陽功在睢陽爲世世而亦功在潮陽爲世
世也噫此未足以知二公也夫在睢陽者二公致命
之所而在潮陽者二公假夢於鍾英而爲顯應之所
而二公之忠貫日月氣壯河山其生爲人之傑其死
爲神之靈亦如星辰無日不在天而不得執躔次以
泥之四瀆之曰走寰區而不得執方隅以域之其神
與靈之日在人左右有如吾宣聖所云殆體物而不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四十五

可遺者也夫二公當日之心與今日在天之靈何嘗
計人之知與不知祀與不祀而更何嘗計及於潮之
民知與不知祀與不祀也而潮之民知之而且祀之
則當日之忠有以興起乎潮民之忠當日之氣有以
感發乎潮民之氣而今日之莊嚴剝落椽宇頽圯吾
知鄉士大夫黃童白叟必有以感慨樂輸欲爲新其
祠飾其俎豆而恐後者蓋秉彝之良懿德之好其理
同其心同也予承乏茲土思二公之忠感二公之靈
無不在而佑吾潮者更弗替也因倡其事而爲之序

六經圖序

國朝安襄
鄭道 鄭之僑
字東里
邑人

六經皆經世之書也而實治性之書蓋治性體也經世用也大體立而後大用行易兼四聖書備六王禮兼三代詩列四始春秋明三綱九法聖人之精蘊盡聖人之真性出矣見聖於經何如求經於性厥後莊列申韓之徒異喙爭鳴而僞者奪真矣由漢及唐劉向馬融陸德明輩解詮博引亦未免附會支離千百年來泯泯棼棼六經之傳微而道性不幾幾乎熄乎迨宋中葉周程開其宗朱子集其成明體達用而六經始大明於天下此後世六經源流羣歸朱子者謂其明善治性自有真也我

聖朝右文敷教經學大備

訓飭士子學務爲已由聖賢之言以體聖賢之心之僑仰承休明而致知格物之功不知所以用力遽出而治鉛士民昏昧益甚辛酉春尋恢鵝湖遺趾道範巍然始覺異同之辨後人自紛意見而治性之功宗旨若合符節竝悟六經皆我注腳一語親切有味僑因以朱陸之同白諸生也諸生若信若疑間出所藏六經圖對叩其系摹石於信州學舍披閱梗概編次工密位置井然先儒表章聖經厥功鉅哉迺細按其奇偶之分日星之度疆域廟堂之制車服禮器甲兵之隆

殺以迄鳥獸草木之名舛錯頗多不知者竟以雜僞
誣其真本是誣賢以誣經也嗚呼僞之誣真漸可長
哉夫禪家之空心滅性儒者之存心盡性是真是僞
辨之宜早儒者端嚴敬慎隨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
存而理得禪家寂滅無理屏絕其思慮使心不得出
以致虛靜而已及羈制久而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夫
心具萬理應萬事渾然皆備者性也反羈制如此此
其所以歸於空寂不識陰陽生成之義不曉人心道
心之別性情枯而不摯儀威乖而失常至於微言大
義又以爲非慈悲妙門其心死矣性滅矣而且以禪

學僞妄誘絕天下後世之真性噫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僞爲心性憂僞何得不爲經學憂乎爰公餘挑燈
按規求矩手自摹畫於碑碣之訛者正之其殘缺者
補之參益諸儒集說歷數寒暑而圖成以質諸生諸
生以爲有裨初學請付開雕僞愧一物不知一器莫
名何敢以浮夸者爲心性害而諸生曰莠之亂苗紫
之奪朱以其相似也舊圖久傳訛於世亟正之以醒
人心目况左有圖右有書古人遺意記曰禮器是故
大備大備盛德也是圖形制班然詮解詳博於奇偶
見陰陽之道焉於日星見天文之象焉於疆域見王

制之均焉於廟堂見君臣之位焉於服飾見文物之盛焉於車旗見三軍之勇焉於氏族見爵賞之施焉於鳥獸草木見育物之仁焉請之至再因鉅木以公同人唯相與因圖考象共曉然於本真之不可僞爲耳抑僑更有進者焉陸子謂六經皆我注腳而僑謂學庸論孟又爲六經注腳學者因學庸論孟以明夫天地鬼神之禮樂教化之原人情風俗何以不敝是非邪正何以不死依象數而入之徹神髓而出之性之既治雖不言六經可也雖勿圖六經亦可語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僑可與共勗也又曰治民之術無踰六經僑又可以自勗也是爲序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四十八

濂溪書院勸學編序

鄭之僑

聖天子重道崇儒統一經術凡四方萬國皆得明夫仁義禮智之性以敦夫孝弟忠信之行故學校之外廣置書院以聚生徒課讀而寶慶亦得以濂溪名者誠以周子之學上接洙泗之統下開伊洛百世之傳過化之神其有裨於此邦人士由來舊矣歲丙子僑詣東山行釋菜禮而見夫廟宇頽然位置卑陋懼非所以安先靈而育多士之道越三載己卯春亟謀修葺其所以新其肄業之堂又爲之績廩士之費謀無不周

凡有多士誠可優游於升堂入室余心亦可以已矣
乎顧諸生過余而請曰書院之重新也既有以安其
居又有以足其食而無一言以淑之小子輩不幾俛
偃乎何之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余何言雖然余正
不能已於言矣其在書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又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其在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又曰古訓是式恭惟我

皇上右文勸學教育人材酌取朱子之課程以爲學者入
德之方欲諸生檢束身心貫通經史爲世通儒又爲
之釐剔文體以端趨尚俾士習文風咸歸於醇正大
哉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四十九

王言誠萬世爲學之標準也諸生苟能敬繹

聖訓還躬內省求端用力則化民成俗之本燦然大備僑
又何有言然僑實有得其所以言者試思禮樂文章
無非具時行物生之化天不言聖人已代天而爲之
言矣聖人復不言而賢人君子不得已而有言矣即
賢人君子不時言而能借名言法語以範其情而止
乎性是各人言其言無非言聖賢之所欲言也僑才
疎學淺實無以率持風化而區區勸學之衷實出於
不容已謹錄

旨諭七道冠之卷首繼以周程朱共闡性命身心之理節
列於次使諸生觸目警心由一言一行以求造夫無
欲靜正之本僑不揣固陋復以平日所聞於父兄師
長者發爲論辨定學術以一其趨也著爲警語由自
責以勉其人也規戒不厭其煩悔過乃可自新也舉
業無愧魁名學術可以濟世也列詳文條約而附以
田志稽查有方可以垂諸久遠也夫天良人所同具
感發必因其機多士誠能潛心玩求共相砥礪則經
術光昌而文教蔚起於以仰副

朝廷造士之盛心於多士有厚幸焉諸生曰揚風挖雅者

士人之責也頌德歌功者好惡不沒之良也書院落
成各賦詩章以當輿人之頌而茲編獨不錄單詞隻
義者豈言之不文歟抑亦別有深意非小子輩可道
也余曰否否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
儒言之切矣以地方之事還之地方若借學士文人
之詞以繪薄技微能使人於干名市譽之術可恥孰
甚焉諸生瞿然曰如斯言其所以淑吾士者厚矣願
各守一册懍爲規箴用以表揚

聖世黼黻太平之化而無忘我公今日勸學之初心也余
曰諸生之言然因本其意而爲序

農桑易知錄序

鄭之僑

土地一也勢有高下而燥溼肥瘠異民風一也力有強弱而勤惰豐嗇殊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天地人參之爲三才天之生物無弗同也而土地民風可知矣聖人疆理天下相其土宜權其人力缺者補之塞者通之而高與下齊弱與強合陰陽和而風雨時剛柔劑而物產出其農桑之道乎夫衣食操生人之命一歲不耕不織受之饑寒山農播種之書蓋可忽乎哉昔周以農桑開基書陳無逸詩作豳風良以耕於井邑即可遊於黨庠士大夫公堂之躋半出於農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五十一

此農之所以重也而蠶事與農並重天下無不桑之地鄭衛界屬河南桑土桑中業有明指山東隸於青齊孟子對齊君務農必及樹桑則知農桑之業民之本也國之經也若謂五穀偏盛南方絲蠶獨擅浙省則如詩所詠柔桑苞桑尚書所傳桑土是蠶等事豈其誣哉欲謀民命輒以燥溼肥瘠之土壤判人事之豐嗇而謂宜農不宜桑宜桑不宜農人自失其利也地豈爲之任咎哉蓋地有其宜人能擇之人有其功地能顯之何分土分民之有焉余生長海濱農桑素略講求每就人情之所近推測物理之自然參以典

籍訪之老成謬編一帙顏之曰農桑易知錄蓋欲使
民易知則易行足衣食而興禮義庶可上慰

聖天子教養元黎之至意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有心於
愛物於物必有所濟余思必有濟而後用我愛雖濟
而愛亦僅矣因不揣固陋鋟於木而布之俾山村僻
壤習之而好好之而業盛業盛則天下同風朱子曰
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各得其所然後可去教他
余亦遵此意也歟是爲序

四禮序

鄭之僑

記云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蓋惟禮則成父道成子道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五十二

成夫婦之道而人紀於是乎立我

聖天子纂修三禮頒諸學宮酌古準今與前聖心源無不
印合其有關於禮教者至明且備特卷帙浩繁摺紳
家且未能徧及而寒素側陋之族且不得盡窺也決
矣承明制作此心其曷已哉方今世俗昏喪多苟簡
而廢禮其奢靡者又從而踰之無問貴賤惟二氏之
鐘鼓旛幢崇信奉行間有違俗羣非笑之夫二氏之
聲容熾於下則先王之禮教日格於上風俗淪敝世
道之責將誰咎也萬厯間商邱宋栗庵先生酌爲四
禮初藁大約仍本朱子通禮之意而節目簡易可行

再採集司馬溫公居家儀呂氏居鄉雜儀附之彙成一編鋟梓以公世誠使士民眾庶家置一編講明而遵守之雖不敢云等威隆殺儀節之大備而凡所以正倫理篤恩義厚風俗者已正其趨由是以馴至於仁義中正之途表揚

聖化於世教不無少補乎其或以是爲迂爲固爲瑣屑僞亦任愛焉而不辭

重刊四禮翼序

鄭之僑

四禮翼者何所以輔翼其行使無不及無太過之謂也人心皆善因習而遷苟且因循則日復一日其勢

將至於沈溺而不可復還明呂叔簡先生自冠昏喪祭爲四則以翼於禮卷帙無多本末兼賅用以化民成俗其收效當與小學並子朱子言道之費而曰近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外豈遺乎卑邇哉學者得是書而求之勿忽夫卑近勿厭夫恆言設身處地由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風俗成而人才出其所以贊

聖化於明備行將以是書爲嚆矢也噫士者民之倡賢智者庸眾之倡責有攸屬吾日望之

贈李侯豳風七月圖序

國朝國子監丞 鄭安道 字梅村 邑人

潮陽在唐爲州南境故郡名因之自昌黎韓公以謫至其名遂著於天下厥後郡地既分始專以潮陽名縣然考當日遷邑治祭大湖勤勞潮邑者獨摯故邑人之思公也尤深邑侯李公山左名宿由甲科出宰百里所至有循聲文章政績今之韓公也壬辰三月奉調莅潮潮頗繁劇公清積弊嚴吏胥緩催徵勤撫字井井有條教士以器識爲先以通經學古爲務自宋儒章句上及漢唐箋注義疏凡古今大小之學靡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五十四

不析其源流正其紕繆令士知俗學之陋而曠然於古人所以爲學之意勤於課試士有一言之善捐廉獎勵喜動顏色聽訟清慎和平民自媿服先是民有詐傷誣人者爲害甚大公廉其狀置於法奸宄肅然澆風遂革躬行阡陌問民疾苦勸課農桑簞笠之具隨地頒給雨澤愆節竭誠致禱屢有奇應夫吏以法令爲師公獨敦崇教化開誠布惠痛癢相關故曰今之韓公也韓公泣潮纔八月民至今思之勿忘况公漸摩之深而民親額其德者乎謳歌滿野豈偶然哉癸巳四月雨暘時若禾麻俱茂父老僉曰我公之賜

因繪豳風七月圖以獻以附於古者躋堂介壽之義屬余颺言余惟古者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今公以誠感民以誠應此可觀政理矣彼謂吏治必尚擊斷者或未之思也繼自今民各敬其業歸樸返淳無負公教將古風可幾何論唐宋哉至於公之德之才挹之不窮施之各當行以治行超擢炳蔚天下韓公所謂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者余老而廢學烏足以測之

說

東山四賢說

邑令 陳之昂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五十五

唐張許二公韓昌黎宋文信國各一代偉人何以俱聚東山而祠之予謂韓公千載士一疏萬里祭神訪道若於邑有宿緣而其大者乃在移建邑治事經千載試以臨崑與今之邦域較之知公之明德遠矣自古名賢所至必有大功德於民公歷宦海內而大著於潮潮歷有循良而韓最著或云張許之來因韓有中丞傳文章知遇實深元感夫二公之神來止屬宋熙甯間事相去已久讀眉山爲昌黎碑記日星焜煌羅浮長公所託韓公亦赴之耶熙甯迨夫宋季中原雲擾漁陽羯鼓又復聲聞二公傷心禾黍千古一轍

不欲目覩興亡洛陽鐘簾秋風嘶馬乃眷海濱東山
一片石庶可共語蓋雲霞飄渺波濤滅沒烈士未死
之壯心泠然如寄神其有入海之思乎文丞相忠誠
百折不挫抵潮時追騎在後過郵亭而感睢陽之烈
援筆賦沁園春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一詞分杯贈騎
受命如響二公若爲丞相刑白馬而盟者成仁取義
固已識之矣死封疆殉社稷抗論櫻鱗禍福生死不
介毫末其揆一也登東山而小魯奚不然哉

潮陽縣圖說

藍鼎元

古潮陽縣在臨崑之麓唐元和間潮州刺史韓愈移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五十六

建棉陽即今縣治也左右皆山前後皆水形勝視他
邑特奇其前之水曰前溪即練江由滄洲出海門其
後之水曰後溪由潯洄出牛田皆海若也其左爲東
山怪石嶙峋邑東之屏衛乎山外海汊橫截磊口海
渡分南北二門淵乎若天塹然過此爲達濠招收砂
浦兩都邑東之外衛也邑之右爲龍首山蓋自鐵山
迤邐百里入縣治者鐵山在貴山都爲邑治諸山之
祖騰躍奔放疊聳層巒直抵曾山下龍首飛舞蜿蜒
有矯若游龍之勢稱地靈者指屈焉山南山北皆百
里平疇故產穀之區也凡邑田賦皆在坤乾二方其

餘非山即海魚鹽芻茭爲業耳其地廣一百七十里
袤一百二十五里獨城之前後爲最險自潯洄泝流
穿城渡江抵草蕪統計不過四十里澄海惠來犬牙
逼於胸背卧榻之側馱他人矣哀多益寡當以惠邑
之徑口關爲界關北四十里咸歸潮陽草蕪田心永
得甯靜則亦還所固有耳其隨山左右之水分南北
二條南條合貴山洋滅之流經林八渡過臨崑出和
平橋由練江入海北條合海陽普揭之流滙南礮臺
出門關石井二礮臺過桑田入海礮臺在縣北稍西
九十里當海揭之衝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寒婆徑當

葵潭之衝自寒婆徑迤南有鹽嶺雷公嶺徑口關當
惠來之衝邑西與普甯連界貴山滅水兩都壤相錯
焉麒麟埔樟岡狗眠厚山北山果隴埤塘皆强悍所
宅穿窬奪攘之患普罹其殃逋賦抗租魚肉田主毆
差拒捕邑亦大受其困官斯土者不可不振起精神
於此間一整頓之也沿海要害有海門達濠二營水
師雄踞城垣堅整足遏外來艘舶之衝錢澳河渡廣
澳蓮澳放雞山諸礮臺兵戍守戰艦星羅安所庸更
議哉潮邑時務惟在版籍混淆地畝有糧無田之弊
累靡終極盍於此加之意乎城外濠溝隨潮出入爲

邑東小河前溪後溪脈絡相通之處轉運諸舟皆賴之所慮沙淤水淺推挽維艱則疏濬深通因民所利亦輔相天地之宜爲王政之一事夫

論

論海寇必誅狀

明浙江
提學 林大春 字井丹
邑人

爲今嶺海患者不過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山寇剽急其爲禍速倭寇慘烈其爲禍顯海寇則纏綿固護浸淫於郡國之間其爲禍遲而隱也是三者不可不審察也夫是三者勢相倚而禍相因者也彼倭寇之來實海寇爲之接引也其屯聚而野掠也實山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五十八

寇嚮導之夫山寇非他也蓋多村里惡少與夫愚蠢編氓非有奇謀異能特見間而起又其所居多負險易以伏匿急之則嘯聚巖谷間州郡亡命聞而爭奔走焉倭寇者非果盡有日本之眾而雕題椎髻之族也大抵多內地流賊挾殘倭以爲酋首遂因其名號以鼓舞其徒眾所至破鄉下寨盡收其少壯者而披削之久之與倭無間矣至如海寇之禍其來已久閩越之間若與之相終始焉者也是故山寇以村里計也其賊以千數倭寇以歲時計也其賊以萬數至於海寇則不可限以鄉井也不可畫以日月也其賊固

不可以數計矣今之論者乃不深維其故而姑爲一切苟且之說欲與和撫至取其酋而用之一聽其荼毒而莫敢誰何鄉兵有獲賊者輒解其縛而謝之詰之則以陰散爲解此尤失計之大者誠如愚計莫若祇以殺賊爲事其欲去倭賊也莫若先絕海寇也或曰海寇固未易絕也彼其延蔓既久枝幹日繁一邑九鄉半爲賊藪至沿海之鄉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黨與既眾分布日廣自州郡以至監司一有舉動必先知之是州郡監司之左右胥役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舟楫往來皆經給票商旅貨物盡爲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奪人之糧剽吏之金輒以給貧民貧民莫不樂爭赴之是沿海貧民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又集四方亡命徵無賴子弟稍習文義以治其部伍修其辭約而彼乃深居大舶行王者之事公然出入城廓列羽衛以要陪官之宴此其目中已無嶺南久矣若何而不急圖之也又曰所爲未絕海寇者以倭寇未平也今若緩其速而急其遲無乃不可乎曰海寇未絕山倭之寇終未有已也夫倭寇非果至自海外也或由浙至或自閩入何者其道路通也若果不絕海寇則沿海之兵未敢

捕賊者勢必聽其往來恣其剝取而無所忌倭船一
至即爲東道主矣是以倭至登岸必焚舟也示無去
意也明有主也其劫掠既飽所獲輜重未及移徙而
海寇已先艤船候之郊矣此皆鄉人所習聞而親見
之者也非徒如此也山寇亦將藉之爲聲勢也海寇
又幸山寇爲之驅也是其意且合之一之而歸山海
之利也是尤有可慮者所謂急之則反速而禍小緩
之則反遲而禍大者也故曰不可不審察也曰奈何
曰莫若先絕兩省海賊往來之路專一責成海道衙
門俾與海寇從事彼海寇者勢既不敢之外國又不

敢入故鄉必成擒矣曰何以不敢之外國也曰海寇
之首故殺其酋首而自立而故酋之子因奔外國爲
名王必欲得此賊而甘心焉故愚以爲吾既絕之則
彼歸無所矣曰欲絕其路也於何而取兵也曰烏船
之兵海道掌之也誠得盡發以當其衝而益調民間
素習水戰海船所謂白艚船者使之併力殺賊所得
輜重悉以予之如此則海寇之路絕而山倭可以次
第平矣聞之故老往時有某指揮者守海賊人不敢
東而漁於河者數歲此明驗也今誠得若而人者任
之即海濱無事矣又海賊故鄉良家之子亦有不願

入賊而或爲所脅從者誠得開誠延訪令其密赴軍前計事許以破格之賞如征山賊故事亦將有襲執渠魁而來者曰然則山倭二寇將置之乎曰何可置也夫今嶺南之倭殘虜也山寇烏合也野掠已盡處處城守亦既去矣所爲徜徉未散去者則曰閩倭至也此皆海賊之計也何以驗之倭之攻潮陽也踰月不下內外相傳皆曰賊中又有人去接新倭矣既而果有僞倭數十人從海口上諜之蓋故窠賊也此可以見海賊之計也曰或謂客兵不宜於地方何也曰兵之所聚荆棘生焉自古然者又況彼自遠來其於

道里之險夷賊中之虛實尚不能知而欲望其臨敵制勝奮不顧死亦難矣故不如不調之便也曰然則兵將何取也曰各處鄉兵自足以供各地方之用患鼓舞無其人耳且如近者潮陽之圍未曾借兵於異處也以負海數百之兵猶足以固守一隅屢戰而屢卻之如今今州縣正官聽其便宜選募當道不得抑沮之或令各處地方各推境內有篤行忠信無問士民但義能倡率父兄豪傑者得自爲守戰果有全城破敵之功許以事聞不得泯沒所在當有慕義而起者矣然則養兵之費將何如曰以其所需於客兵者

而移之以募鄉兵宜無不足矣又各縣民壯新夫打手工食歲費數千金倘可議革劑量以爲兵費亦或一助也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辯

昌黎與大顛三書辯

林大春

昌黎與大顛三書宋歐陽修嘗謂世所罕傳求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廓無異宜爲退之之言蘇軾則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非信佛法也或者妄撰退之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亦無此語晦庵朱子又謂三書最後一篇實有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六十一

不成文理處意或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但取其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有所未盡也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云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至於潮州貳守車份之論復以爲愈答孟簡書中但云自山召至州郭未嘗言以書請之也其云造其廬留衣爲別皆直述不諱乃獨諱其書而不言耶且所答孟書稱許大顛之語與晦

庵所舉三書中輕重不同真僞固自可辯歐云宜爲退之之言者但以詞氣有相類耳蘇謂其詞凡鄙則直據所見言之而晦庵亦意其爲僧徒所記不真然又安知無假託於其間者哉愚案先輩所稱雖言人殊然意見實不相遠蓋車與蘇合而朱子之指亦與歐近但車言愈與孟簡之書止有召而不及書請則太泥耳夫大顛當時高僧如文暢之徒愈嘗以文贈之矣大顛可與語者獨不可以書遺之乎且書有帖縣具人船等語則是實以書召之又况造廬留衣其意密矣何得謂孟書中無書請之文而遂謂前書

之妄也顧其語有脫誤則朱云僧徒所記不真理或然者善乎修撰林大欽之言曰蘇子瞻謂大顛書爲或人妄撰是蓋欲隱公之過而不欲重其失獨歐陽氏謂實退之之語蓋備知公之始終者若夫紫陽朱子之言其真可以折衷二子之論而爲評韓氏者之斷案乎斯言得之矣

韓公與大顛書及昌黎別傳辯

郭子章

韓公與大顛三書今刻外集中蓋自宋歐陽公以來辯之屢矣歐公直以爲韓語取非所戀著則山林間

寂與城廓無異之句非韓公不能道乃蘇子直凡鄙之謂退之家奴亦無此語朱子又疑有脫誤以爲僧徒所記不成文理而直指韓公崇信佛法有明朝郡丞車份謂韓答孟簡書云白山召至州郭未嘗言以書請之則書疑後人假託潮陽林井丹又謂車太泥可以造廬留衣獨不可以書遺之乎海陽林東莆直指朱子之說真可以折衷歐蘇二家之論黃文裕公通志謂外集皆非公作此書正在外集予意亦太泥順宗實錄諸卷亦在外集謂非公作可乎予取三書循環讀之其高處在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固如是

三語恐非出家奴僧徒之口一曰奉迎二曰咨屈三曰勞於一來韓公此處極有斟酌此與孟書所謂召也曰造其廬而先之曰因祭神海上曰留衣而先之曰及至袁州爲別則猶三書意也但其跡則已崇信之矣故周茂叔題大顛堂壁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此足爲三書斷案故三書出韓無疑而崇信之說亦惡得爲公諱哉至於昌黎別傳誣公太甚則不可以無辯嘗考方氏世卿云世俗僞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考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

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爲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爲徐作無疑矣夫以徐君平戲作之書而今潮寺所刻者誣爲孟簡既誣作歐公跋又誣作虞伯生贊而薛翰林僑序之首簡亦無一語爲韓公辯誣是何眎顛僧過高眎退之過卑也嗟乎古今戲擬問答者多矣至於李陵蘇武詩猶疑爲後人擬作何潮人信徐君平之深也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六十五

韓公三書辯

藍鼎元

三書真假有目能辨然歐陽永叔信之矣永叔宗昌黎太過不論驢鳴犬吠有人言是韓公所作永叔便云非韓公不能竟忘其推尊三書之誤韓公不足爲韓公知己也東坡巨眼直謂三書爲僞以其鄙陋不堪雖退之家奴不肯爲此此論直截痛快其如世人易欺難悟尚有疑信參半者何哉朱子不辨三書之僞非疑韓公果出於此咎其不當與大顛遊也釋氏僞爲此書乃本昌黎與孟簡書脫出者書中有自山召至州郭則謂之人船奉迎可也留十餘日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搖則謂之所示廣大深
迴可也潮屬至今稱大顛爲祖師此亦誤信三書謂
韓公果崇奉之耳

案三書真偽聚訟者多矣然當以蘇文忠公及鹿
洲藍公爲定論至於周容齋郡志置之不辯毅然
刪之尤千秋巨眼

碑

靈威廟碑

元吉安路龍
洲書院山長 劉應雄 邑人

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夫烈士
舍生取義祀非所計而必祀之者亦義也人固有一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阽危挈累卵而措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六十六

磐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爲徒喪矣有如張許二公支
汗血累戰之憊捍矢石四面之攻不疚於回甯以義
殉挺身爲東南之長城而橫遏之功不在太尉臨淮
之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皆裂毛髮灑淅
凜凜然見先軫之面如生詎非麗天炯炯之五行宅
土茫茫之上黨者歟唐皇養虎遺患致漁陽鼙鼓之
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矧九州之上腴自開元
晏燦以來豢養安恬士習脆爽聞角聲而隕如雨者
眾矣翠華摇摇倉皇幸蜀六軍擾擾歛歛割愛其亂
匪降自天上失其馭故也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二

三豪傑整頓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祿兒殞矣尙有
餘孽鋒蝟斧螳朶頤函夏如逐在野之鹿尹子奇同
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宗合攻睢陽張公志吞逆雜
擁兵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眾以奇取
勝賊每戰輒敗復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矢盡使
霽雲求援於賀蘭此申包胥哭於秦庭時也而援兵
不至割妾殺奴以饗士此宋華元所謂析骸易子時
也而餽餉不給眾議東奔二公謂睢陽爲江淮保障
棄睢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城不能
全瀕死籲天爲厲鬼以去賊穹示鬼神若聞茲言亦

黯然變色而爲之悲咤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
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
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賴韓公辭
而闢之廓如也至今崇祀隸韓公過化之鄉皆精靈
之合以韓公爲知己故翩然披髮下大荒不然神之
周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子
男邦耶相廟初基宋熙甯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
物貢於朝道經歸德謁廟丐靈夜夢神語以神像十
二銅輓一閉後殿匱中錫汝保汝俾奉歸以祀而邑
之東山明發趨京竣事回具修脯胖答神貺畢記夢

中語取神所與者星馳而還置諸岳祠俄而鍾英立
化邑人駭異時見元旌樹於岳麓鄰寺僧徒夜見光
怪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
事聞於上賜廟額曰靈威二神冊尊王爵英亦封嘉
佑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燬廟祀漸疏大德末年邑令
袁天漢就邑寓前進士趙嗣助復謀營創趙爲朝著
姓率眾易從捐貲市材豎二門兩廡前後殿三十二
間璇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同死忠者像設儼然儀衛
甲仗駢坐於壁楯之間厯厯如見當時握拳噴血之
勇惟嘉佑侯實肇始者故特祀之經始於至大戊申

落成於皇慶壬子縻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荔丹蕉黃
歲時薦奠鱗集雨暘時若而災沴消農桑阜而鋒鏑
戢則是神之血食所在赫靈濯聲又惡有冰天桂海
之異哉唐呂温云烈氣不散長爲風雷生而衛國死
而衛民一何神也噫人而神之神而王之至今潮之
人士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以尊祀韓公者而祀
二公庸非有功於民也哉方今統一首褒忠義名紀
祀典者五人二公與聯焉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
義超古越今雖萬世猶一日也乃系以辭曰
天將完節付二公捍蔽江淮嬰孤墉四百餘戰挫賊

鋒誰知運際陽九窮生爲人英歿愈雄桓圭赤舄膺
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歲祀端厥躬趙公精誠
與神通植僵起廢新斯宮魏我雙廟等山崇鐫珉勒
石紀豐功

增塑南雷二將軍碑

李齡

宋熙甯中郡遣軍校鍾姓名英者貢方物於朝道經
睢陽大唐河南節度副使右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
郎中兼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公巡睢陽太守
兼御史中丞贈荊州大都督許公遠雙廟在焉英齋
沐詣廟丐靈是夜夢神告以殿後匱中有神像十二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六十九

銅鞮一錫汝奉歸以祀潮陽東山之東岳廟左可數
十步有佛寺寺之陰有大石屹立於其上下宜建祠
以妥靈英趨京卒事還具酒脯答神貺取所賜而還
置於岳祠俄而立化常有元旌樹於岳麓寺中夜見
光怪僧徒駭怖走白有司移寺以宅神凡有禱求其
應如響事聞於上二公册封王爵賜廟額曰靈威誠
稀闕事也案唐史二公守睢陽以疲卒數萬嬰孤墉
抗方張不測之寇大小數百戰鯁其喉牙使不得搏
食東南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雖其力竭而
死而忠貫日月功在社稷不可泯也宋章聖皇帝東

巡過其廟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
忠與夷齊饑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誠哉然當時
若南霽雲之神資機敏豪邁絕人與二公義氣脗合
請師臨淮冒圍出戰萬眾遮之左右射皆披靡既見
進明兵不出爲大饗樂泣不忍食斷指射浮屠誓滅
賀蘭城陷與巡遠俱被執至死不屈其忠烈盛矣天
子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德宗差
次武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
奕及巡遠霽雲爲上雷萬春爲巡偏將令狐潮圍雍
邱萬春立城上賊伏弩發六矢著其面不動賊疑刻

木人諜知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
嚴矣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巡任之與霽
雲均二君生與巡遠同捍寇死與巡遠同其操睢陽
廟祀豈得專彼而不及此歟抑英之來潮未久而速
化後人逸其傳歟千載而下不免爲有識者疵議而
二公亦豈能無遺恨於冥冥乎歲在癸酉姑蘇湯君
垣奉命丞吾邑因爲道其事君輒慨然有修舉之志
越明年政醅治洽迺謀於教諭泰和尹君克贊訓導
曾君杭都昌李君德洎耆彥姚源禮輩僉以爲宜禱
之張許同協其吉遂捐已貲鳩工飭材塑霽雲之像

於巡左右則萬春配焉春秋告報靡有缺遺三載於茲時和歲登人用底甯咸以爲昔之缺典迄今而完其英靈忠烈之氣聚於一堂凝爲福祥發爲感孚以惠利吾邑人也容有既耶因爲辭使歌以祀神而記其事於石辭曰

明皇歲晏兮不戒履霜昵儉邪兮遠忠良外寵祿兒兮內作色荒一旦兵戈兮起漁陽九廟不守兮心惶惶四方兮雲擾賊乘勝兮寇睢陽二公死守兮俾不得張援兵不至兮賊日以熾大小三百餘戰兮人知死而義不忘孤城兮備竭跪陳辭兮訴蒼蒼亦有南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七十一

雷爲爪牙兮挫其銳而摧其堅剛城雖陷兮同淪亡保障江淮兮再造中唐英風兮凜凜與烈日兮爭光昔配享兮既缺今同祀兮東山之岡吾民告報兮潔且芳酌桂酒兮奠椒漿緬瑟兮拊鼓振長佩兮鳴璆鏘五音紛兮繁會疏緩節兮浩倡神連蜷兮既降聊逍遙兮徜徉倏而去兮不可望駕飛龍兮高駝翔沛遺澤兮下土驅癘疫兮螟蝗時和歲豐兮民樂康千秋萬禩兮垂無疆

重建東山靈威廟碑

林大春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睢陽睢陽故有祠潮陽非

二公所經歷地而必祠之者案舊志宋熙甯間軍校
鍾英過睢陽謁廟得十二銅像以歸有司因立專祠
聞於朝封二公王爵賜額曰靈威潮之有廟自茲始
其後二百四十年元之大德十一年也邑令袁天漢
始與前進士趙嗣助倡義鼎新之說具劉山長應雄
碑記又二百五十七年爲我明嘉靖癸亥廟燬於兵
越二年而潮州節推鄭侯良璧來掌邑事復捐俸重
建焉其年余適自睢陽至因考睢陽廟祀位次自張
許二公而下祔以雷南姚賈凡六人蓋詳之也而我
潮則特祀二公繼增雷南者以義起也今新廟像設

二公與雷南而不及其他者仍舊也廟制雕鏤金碧
之飾視舊略爲渾樸者費省而不及民也廟庭從以
鍾趙及生祠鄭侯者不忘其初順民欲也而記文則
余爲之鄉先生志也林大春曰余嘗守睢陽親弔二
公百戰處及詢之故老猶能知公來潮陽事者說者
謂昌黎韓公嘗白許公於朝議之後後坐佛骨事謫
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來以韓公所在也要之二公
生平忠憤之氣無時不流行於天地之間彼其氣之
所聚適與時會則精靈往往見焉天順間夏嶺爲亂
乘虛且襲潮陽將至望見城中車旗火炬甚盛遂不

敢進因討平之嘉靖庚申漳寇夜入城爲翁別駕所破當時賊眾自言既入城即手持尺鐵不動竟爾授首父老相傳皆謂二公有陰兵云癸亥春倭夷大舉入寇以雲梯十道先登鄉兵莊七等奮擊死之賊兵大敗顧獨恨欲坐困我又復造爲臨衝之車以圖後舉未至客有被擄者陰從賊所射書遺城中言擊車法甚具且曰賊圍潮陽且兩月不下彼意亦欲遁耳第竊聞之賊中言往者來寇嘗有二神人見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護此邦耶此乃所以久而不去也爲今計莫若禱於雙忠之祠請夜見焉不且迎

神於城以明爲神或一助也書至父兄豪傑皆疑以爲爲賊間諜且嘗試於我余獨謂此若有合乎兵家用神之說者從之便於是與眾禱之復爲二公遺像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既又稍用其法連破賊車於城西南於是倭夷始有遁意矣會賊中有僞降者陽爲兵向賊實持城中陰事以與賊且幸不去爲利賊乃以千人積薪累城下厯晝夜高可二丈許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傑皆云宜用火攻會是時日暮風起議未定復如祠下禱之請得反風頃之火下薪然天果反風火大熾鼓噪聞數十里我兵從城上

望見賊棄營走所射殺焚死無數明日果遁去其英
爽如此世謂二公在日死守睢陽屹爲江淮保障唐
人得之以濟中興而詎知神遊千百載之後猶能顯
其靈異以保我海邦如此也則夫今日廟貌之重新
亦豈偶然之故哉初潮之被圍也兵火相接者彌月
遂及於廟及鄭侯至首謁行祠而有感焉即慨然以
起敝維風爲已任士民間者莫不慕義輸金協力以
佐盛舉蓋至是而東山新廟告成侯因樂與鄉士大
夫登覽而賦之其年乙丑秋九月也距經始纔三閱
月耳所謂不日成之者非耶辭曰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七十四

於穆雙廟爰始睢陽二公是祀歷宋而唐功存一代
神遊八荒鍾君乃夢至於海邦旆彼元旌不顯其光
廬厥禪居以慰神棲天子聞之賜爵執珪世代更易
歲久而隳邦有賢哲趙公令儀作廟翼翼是享是宜
大明中天祀典維時靈威有赫翦彼潢池天運維艱
棟宇山頽會朝堂構忠魂是依云誰之功賢侯戾止
明明我侯化隆風紀明裡匪懈下民是庇勒此貞石
永垂奕世

附十二銅像攷

林大春

宋熙甯間軍校鍾英過睢陽謁廟得十二銅像以

歸考睢陽廟祀位次自張許二公下祔以雷萬春南霽雲姚閻賈賁而唐書巡之別將殉難者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錚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尙有四人逸其姓名其銅像十二或即二十一人中之尤烈者耶抑別有其人耶後之君子知所攷焉

案鑑略云忠臣三十六同死睢陽城邑人李提學齡則云當時同遇害者如姚閻輩二十有六人而南雲雷萬春爲最著俱不臚列諸將姓名姑附之以備核實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七十五

平蠻碑

林大春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於殊域德澤被於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賓服其鳴鏑射雕之長雕題露紒之國獻琛納款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况六合之內五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大澤時藏奸宄負險爲固有司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民民迺大困於是夏官尙書按圖籍覈戶口之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稱沃壤編戶之民採山釣水老死不見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頃者守臣言田

疇多蕪穢不治人靡甯宇戶異其處膏塗草野血流
川渚蓋已十喪其五矣推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碇大
節諸寇積歲爲蠹也桂嶺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
郡之奧區也先設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彈
丸地不足以煩中國甚至盜府庫戕大吏亦置不問
臣竊傷之夫九真內附珠厓外迸斯往事得失之明
鑑也惟我天朝幅員方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棄古
縣以爲盜藪臣愚以爲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
宜掃除以清北戶詔許之乃罷東撫特置廣右撫臣
以新安殷公正茂爲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

遷節制兩 軍務隆慶四年夏秋月誓師東師則以
遊擊李誠立將長樂兵按察使張子宏監之參將濠
將程鄉兵副使江一麟監之總兵成將潮州兵僉事
楊芷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
則參議許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山都指揮僉事龍
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兵參議龔大器
監之左參將應甲右參將世科將三門龍坑兵副使
鄭一龍監之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兵副使應
存卓監之副總兵崇文將總甫兵副使邵惟中監之
而征蠻將軍俞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

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應聘參政柴涑僉事
金柱也當是時興師十萬飛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煙
相屬蓋已先聲奪人矣李公往來於蒼梧興慶間相
度機宜指授方略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
涉潮水斬西賊渠魁黃朝猛韋銀豹等以徇得邗柵
六百五十有五降卒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黃巢
石碇大節生擒賊首蘇繼相曾魁杜高山等誅之乘
勝南擊東坑斬曾朝元等於海豐界破巢五十殲鹵
三千墜崖沒水死者無算蓋兵興甫浹旬而羣兇授
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

之力爲多師還李公上諸將吏功詔加爵賞有差於
是張君以李公之意遺書大春請紀其事大春曩備
兵蒼梧古田之役實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即今得
於睹記者甚悉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明德既成武功統壹宇內六合同風奄有百粵
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葉運際熙隆
古縣淪沒蛇虺爲宮亦有妖氛近集海邦如鳩斯啄
如鼠斯藏我皇嗣統軫念遐荒司馬叩閭義激中腸
天子曰咨咨爾封疆念我舊陟幅員既長云胡不弔
恣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既敬既戒羣醜于襄

臣拜稽首帝命肅將敢不矢心告成於王東征西怨
大旱虹霓貔貅十萬霖雨三時驍騎電發羽檄星馳
方略指授廟算神機更有同心共濟艱危曰惟憲使
南土是依矯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萬旛談笑而麾
一朝克復久陷城陴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黃巢大節
以次芟夷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言歸故園
自我不見於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邨載芟載柞
豈我思存於嗟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略永固雄藩
於今始成嶺外乾坤皇心悅豫湛露鴻恩將士勦力
其膏靡屯臣拜稽首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於天

潮陽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上

七十八

崧臺之陽瀧水之濱勒此珉石敢告籌邊

潮州府通判翁公平寇碑

林大春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有賊大舉襲入潮陽潮州府通
判翁公帥師擊破走之城中案堵如故先是倭奴爲
寇內侵浙直浮海上東達閩廣閩漳潮之間故有
受募爲兵者率多因之以陵劫齊民散入山中爲羣
盜其時公自戶部主事出判潮州尋署潮州府事降
卒數千南卻倭彞於韓水其後倭彞徙攻潮陽不下
轉掠諸村里屯於貴嶼公乃上書監司請歸印而身
自督兵行縣與守備陳學翦指揮亦孔昭俱居一日

忽有賊迤邐從西北來自號爲兵蓋漳寇云是時邑無長吏久矣又倭去備弛賊初不知公之在內也乃夜縋城上鼓噪而入時漏下已數十刻守者皆偃甲卧賊眾二千人號萬人猝至出其不意驚起莫知所爲多奔走投城下賊因環嘯城上城中聞之大恐以爲倭寇入也於是公即勒兵戒嚴而自騎往見賊問賊何來狀賊中相顧愕然竊驚怪之顧賊業已入城即不下公乃部署吏士分布諸要路而調守備軍於郊賊亦分隊焚燒邊城廬舍城中愈益恐咸奔依公所男女以萬計公爲感泣露禱願身先士卒受矢石

爲百姓請命父老無不流涕時有上書言便宜事者其略曰方今城中百萬生靈之命懸於足下故願爲足下效愚計竊聞之兵不百者不可以當敵計不一者不可與共事今賊擁二千之眾負曾城之險而我以兵制其下人民外徙聲援內空勝敗尙未可期也爲今計莫若速出令號召四鄉之兵使皆畢集城下且夫四鄉負海之兵輕敵而敢戰皆天下之所謂勇悍精兵者也足下誠發帑金懸賞以待之則壯士皆相率而爲足下死矣夫收天下之精兵以與賊戰於城上而又以游兵薄城下是賊進無所得退無所據

破之必矣公得書遂從其計於是益調諸路援兵兵自遠近至者蓋數千人其時家君亦從城中收子弟兵得六十人克城西路卻敵先登捕虜一人公得所捕者輒手斬之以徇賊氣遂沮而邑人劉應望等皆以諸生起兵屬公城中軍威大振斬首二十三級捕虜一十三人賊已窮蹙悔入城不得去會天大雨賊兵愈益潰亂自相蹂踏而守備指揮等軍復進攻西南路與公兵合因夾擊之斬首一十五級捕虜二十三人獲僞倭首一人奪回虜中男女二十人於是賊自度力不支因北退保城隅進退無路而城外四面

皆我兵往往奮喊邀戰從雉堞中掩擊之矢石入城中如雨所擊殺又數十人城內兵乘勝逐北及於郭下轉戰數十合斬首二十七級捕虜二十三人賊人大敗窘甚我兵猶殊死戰相持至暮有踰城遁者城外兵多竊伏道傍伺賊出既阬殺於城濠中後者莫敢出賊乃蒲伏號泣求生願以殘虜退城中父老亦以爲公言因傳令北開城門稍放逐之賊投戈袖手裹瘡馳從間道去公復發所部兵追捕之於是城中士女乃辭公抵舍明日追者至又得十餘騎十餘人以歸公因撫其眾而還初公既用父老言四召壯士

士無不望風響應者其臨陣受策無大小皆推誠與之以故人亦樂爲之用而得其死力其搴旗獲級之賞未嘗踰時也至士有殺傷死者親爲醫藥臨視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其感人如此林子曰嗟乎潮陽之名尚矣明興二百年海內甯謐我潮最號偏安未嘗有犬吠之警邇年寇擾江南潮始多事賊因乘間入城然竟以通判故不敢逞豈非朝廷之威靈而山川社稷之福哉且余聞之長老言賊入城時倭奴復有覬心至賊不得意狼狽去乃始竊相戒吐舌自幸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夫通判之行本爲備倭也

而流賊竟以授首倭亦因之寢謀由此觀之功何如耶公名夢鯉字希登福建莆田人由進士左遷今職

黃公隄遺愛碑

林大春

黃公隄爲晉江黃公作也隄以人名若比諸蘇隄之義黃公名一寵隆慶戊辰進士知潮陽踰年政平獄理明年辛未作是隄又二年癸酉告成而公入爲大理評事未幾有譖公者吏議坐免士論惜之乃爲遺愛碑豎隄上屬余書其事按狀隄在縣北直浦門關官道長數千尺東漸於海西筦諸邨一方巨障也前此屢修屢決蕩田廬漂物產歲以十數自辛未之役

工程完固遠近四十餘鄉咸免昏墊之患化斥鹵爲
腴田者三萬餘畝不獨行人稱便已也隄西舊有渠
數道流行各邨居民賴以灌溉富豪欲專其利倡爲
壅遏之議公不可命疏通如故蓋公之惠政不止此
而此其利賴之大者歟夫天下事固有幸有不幸古
有疏浚儀渠築滎陽隄者其遺蹟與斯役何異顧彼
獨以功名顯傳之史冊而公竟以讒去績用弗彰嗚
呼此北山之石所以不能不裂而爲周道之碑也

新建海門蓮花營碑

林大春

萬曆六年夏六月海上逋寇百餘人叛自外夷至海

口權領潮州參將金丹將兵禦之賊遁去先是南澳
副將新設方調集水師屯海上會賊猝至金將軍計
曰南澳兵扼其衝而我固守以防奔突賊可擒矣及
謀之水兵固無戰意賊佯乞降輒以安撫爲辭於是
賊竟揚帆去或以讓將軍將軍歎曰使丹得隸水兵
詎令賊生還耶蓋是時將軍所部者陸兵也夫捕鼠
者狸也以之沉淵而制巨魚則不及獭故賁育摯其
手則卻騏驥繫其足則蹶其勢然也將軍乃修靖海
海門二城尋築營蓮花峰下爲海門南障因名曰蓮
花上其狀於鎮巡諸大吏咸以爲能初客兵無汎地

往往襍處民廬潮人苦之至是營立而兵民始分海口屹然成巨鎮矣費自捐廩入而力取諸兵士取諸野石取諸山不以煩民也爲門八堂二廡宇九十有奇倣方隅列陣勢分布官兵環居之經始於孟秋之望越二月落成予惟將軍浙西豪士起諸生而拜大將跋涉山海馳驅南北身經百戰蹈九死以有今日可謂壯矣六月之師不得賊乃設險禦敵以待有制之兵所以爲邊防計者至深遠不可以不書爲之銘曰

天開溟渤東南有截汪洋浩蕩濤聲震疊不有重關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八十三

孰障狂瀾乃作高山乃鑿青蓮開花十丈擘藕爲船爰立守禦用清北戶雞犬人家樵蘇野戍胡不百年大風有隧遂起長鯨颺來忽逝不有蓮營孰拊其背乃飭師徒乃奠厥居圓窺法象方列陣圖爲國千城爲鄉北閭將士協力共濟同心誰其主者惟將軍金昔號蓮花今傳細柳灞上海濱光映前後柳既不凋花亦不毀誰其作者中山逸史

潮州府推官署縣事羅公遺愛碑

明給事 陳江
中邑字世殷

郡侯麒山羅公江西之鄱陽人也負盛名擢進士第

初領命節推吾郡既下車則施設厯可紀述監司重
之黎民愛之蓋有素矣潮陽郡之屬邑也嘉靖癸丑
歲適缺令尹侯來視篆未暮而潮日就治幸其來而
悲其晚者無老少無貴賤一也甲寅春侯復郡矣潮
人深慕之謳歌載道遮留滿途有若赤子之於慈母
不忍離其膝下然又數月邑中諸父老復相與豎碑
以紀其績名曰遺愛碑碑成屬予爲記予乃拜手颺
言曰碑其起於感乎民其懷於惠乎惠不洽則感無
由生感不厚則碑無由立是故觀石可以觀政矣我
潮自古爲邑治不乏人然於羣黎百姓鮮有建廟立

石之思者要之粉飾之治難以欺至愚如神之心云
爾侯清心寡欲既端其出治之本而徽猷懿德又見
諸行事之實誠宜民宜人之嘉樂君子也吾嘗觀其
治邑矣橫豪肆毒則毅有德威以奪其氣奸詞聚訟
則屢出睿斷以抑其風狡猾亂籍則釐革宿弊以定
其版蒲鞭示警則寓刑罰之教化秋夏追徵則存催
科之撫字恤里役之困則舊例公費常去十分之九
憫賁海之艱則舊籍鹽引只徵三分之一知民徭勞
逸之不均則編撥差役一視丁糧多寡以爲輕重而
無釋富差貧之病修葺張許祠宇所以教忠也分給

庠生燈油所以勸士也劄差不及於阜壯所以防擾也公案不及於門胥所以遠奸也囹圄疑獄必精於審釋所以雪冤也懼士夫之請託則接以禮而不失之徇憂下吏之寵賂則制以法而不失之縱患海舶夷寇之犯我城郭也則多募精壯而厚爲攻守之備凡其政之所興皆民之所欲政之所革皆民之所惡侯之治潮也其惠施而不匱者乎昔晉羊叔子在襄陽時務懷人以德信竟貽墮淚之碑於峴首聲稱至今侯在潮而仁聲不啻過之甯不動人立石之思也哉侯名元禎稟性剛明存心忠義異日秉衡執政尤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八十五

當有奇勲偉績炳炳丹青爲史氏之所膾炙者予特略敘其筮仕之初政如此奚足以盡侯之大耶

附邑人明光祿署丞蕭與潔撰蜀泉陳侯去思碑云侯名國光直隸儀真人以判府掌潮陽事潮殘於刃政民窮財殫侯憫之用度務極撙節愛民出於真心比去士民留鞞帽爲別爰勒石志思夫穹碑周道在昔有之而鞞帽之留吾潮則自侯始也

潮陽縣知縣郭侯去思碑

明貴州鄭雯字世穆左布政

去思碑者潮民爲郭侯肖野立也何思乎郭侯思遺愛也侯爲令方期年以治最移南海潮民戀戀思之何修而得斯於民乎余讀漢書循良傳所列文翁黃

霸朱邑龔遂之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庶幾德讓君子之風矣揆厥所繇廉平之外無奇術當其時趙廣漢張敞嚴延年輩精敏彊毅治鉅細盡其能斯稱其位矣然而君子有遺議焉謂其無惠綏實德苟取一切治辦是豈父母斯民之意哉潮邑繁富爲潮郡七邑稱首邇遂罄然瑣尾斯其故余難言之矣聖天子久道成化思賢守令以惠養元元冢宰奉將德意唯謹郭侯以名進士出知潮陽遐方雕題固擇侯安之也侯至無幾何倭因大舉人寇內地蝥賊蟻附雲屯郊外鞠爲兇藪賊壘繞於邑城汧城鑿穴晉陽三版

勢蓋岌岌矣侯乃拊創殘之民禦日滋之寇計設方略激以忠義晝夜乘守民忘其疲伺便出擊賊不能支解圍宵遁境宇奠安比賊退之後侯弔死問孤布德行惠因民之疾苛法順流與之更始已責薄繇而負租者牛車恐後趨事者不待召發不恃拔薤之能閭里絕武斷之桀不矜攫肉之訊胥吏無因緣之奸民庶樂其業曰吾侯之德也監司采其風曰彼令之才也跡侯所爲一切撫綏保息鷹鷲之能鉤鉅之術絕意不爲蓋有辯慧傾險深刻之士所視以爲不屑而辯慧傾險深刻之士逐逐殫精術巧邀譽釣榮民

庶方疾吏悲痛共興推不去之謠也以侯視彼孰得孰失無庸辯者噫使侯當時不來潮民何以得生完有今日使潮陽得借三年庶其復豐實之舊乎今侯以所治潮陽者造福南海南海之民欣欣被德焉異曰由臺諫而旬宣而公卿以所治潮陽者而造福天下天下之民欣欣被德焉由是翊皇明有道之長由是光國史循良之傳潮邑將不爲侯之桐鄉潁川乎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足爲治何必威嚴余三復斯言以睹郭侯之治行未嘗不欣爲執鞭也潮邑耆民許海李時新鄭邦璫鄭明哲姚延派等豎碑道左謁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八十七

余爲記因著其說如此郭侯名夢得泉之同安人壬戌賜第肖野其別號云

重修學宮碑

明大理寺卿

周光鎬

字耿西邑人

案周制侯邦有民社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學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我聖朝令甲以六事察守令必首興學校則教爲政本莫先焉惟是學宮制必隆崇必奠方非盡拘形家言也以英賢萃毓於斯奈何任其湫隘朽隳而有司者蔑然視之哉我邑治東南岸大海西北龍首山崛起靈秀之氣盤紆鬱結頗擅名勝學宮則一區四術雙渠交匯庶幾文

明奧區往往碩彥代興夙稱鄒魯今稍謬不然矣隆
萬來寥寥殆甚無亦亨屯振蠱之機有待乎歲壬寅
豫章王君侯以名進士來莅則見穆然有深思也毅
然有宏略也吏蠹民凋次第釐舉祀神禮士誠敬交
篤不踰歲民用胥康人大愉悅每於釋菜之餘低徊
久之曰是非有司者責乎乃先庀俎豆祭器蠲潔牲
醴脯醢芹藻之供一時師士咸知有敬心矣於是大
興學宮之役奏記於御史臺督學使者藩臬分司可
之乃鳩材集匠擇行直者李丞可任癸卯冬移櫺星
門北入數武以廣前術拓泮池深以咫廣以尋疏其

壘以接潮水焉甲辰秋修聖廟兩廡戟門冬修啟聖
祠暨名宦鄉賢祠故二祠門俱南向與戟門並非從
祀體乃改東西向一出儒門且將易儒門於東甚稱
其制未遑也乙巳春修明倫堂進德修業二齋建敬
一亭會饌堂先是學宮之西有司訓署東折而北有
號舍有射圃暨被侵沒乃覈實下令歸其侵疆建掌
教分教兩署號舍二十東建文昌閣閣在文廟左閣
後齋房二十號巍然鞏隆於形勢大有裨益非徒締
構壯麗已也至是宮室方隅修藏游息靡不妥備所
費千百緡則侯元割歲奉以倡之部使者漳人林公

秉漢督學使會稽朱公燮元巡道建陽朱公東光守道蜀何公偉各搜嘉肺羨以助搢紳三老弟子員向義者咸捐助有差蓋激勸輸效有自來也經始於萬曆癸卯冬落成於乙巳夏博士姜君允正黎君有爲唐君世延敦請山房屬光鎬以紀事光鎬喟然歎曰嗟夫向余行役二十載歸謁先師廟庭見頽堂寢廢畫然傷之維時有司方以簿書期會爲政即有意於興作者又不能規圖久遠不達觀形勢均之難矣君侯於茲士育賢之心甚盛而又元覽達觀規圖利賴既而立文起會以萃諸孝廉立龍首會以課諸多士

踰三載而文學翕然興矣顧修之上者政而修之士者業竊謂修敝宮易維敝習難廓周術易眎周行難有司所爲士修者廟堂齋閣經房博士舍爾而士之所修者不在垣墉周道而在教遵卧碑箴崇敬一不在宮牆巍峻丹雘美觀而在造神明之府絢道德之奧今俎豆之政煥然一新矣我都人士不於斯時祓濯奮振以圖疇庸盛際以無負君侯盛舉非夫哉侯名訓南昌世家邇考最此其事蹟之大者乃伐石以紀辭曰

南海巨靈中運幾塞道有污隆政有因革天錫明府

製錦分符穆穆來思矚如湛如睠念遐陬聿彰其紀
振蠱亨屯嘉樂孔邇既沃烝黎誕育士類課肄甄陶
卓矣師帥顧瞻鬢序愾歎摧傾言諏丕作既麗以經
輸奐式昭士心聿啟宏闡化機文風臻起載構傑閣
昭祀戴筐隆棟協吉巋比靈光泮水有詩魯侯頌德
繹思我侯永錫爾極

重修永賴隄碑

周光鎬

郊東故有隄自虎豹隄至韓山麓延袤十餘里形家
以爲郡之左掖宜崇不宜卑而海饒澄三邑之秋谿
蘇灣等都田疇廬舍賴以保障屢傾圯則橫溢巨浸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九十

三邑父老憂之思所以爲捍禦計非得大吏之主持
未易舉也萬曆壬寅直指使者李公按潮詢民間利
病士大夫暨父老乃以修隄事宜上檄下有司勘議
謂水患之防所以奠民居阜民業足國賦義在必舉
第毋勞民力毋糜民財維時司理會稽姚君攝郡事
周悉民隱視饑溺由已亟下海陽吳令帥從事者詣
勘條晰以復計里一十五區築隄一千七百丈有奇
新建石磯七修復一十有二以殺水勢築子隄四百
六十餘丈費八百餘金工役則出之隴畝使者報可
顧念其時間閩空匱爰捐罰緩及帑羨以濟之一時

士民加額諏吉昭告河神以歲壬寅八月肇工會嶺東巡察朱公莅任加意董勸民樂趨事一時畚鍤如雲不三月告成仰視其勢轟如也俯眎其基鞏如也逾歲春濤挾雨衝擊無恙士大夫屬余記其事余聞而歎曰鉅哉是役也其與宣房龍首埽哉嘗讀河渠書歎曰水之爲利大矣洎泝龍門登積石厯朔方陟賀蘭徧閱漢唐二渠灌田數千百畝萬世永賴乃知天地之美利自在不能不藉手於人也郡東故未嘗無隄惟上匯三河下縮長橋建瓴而下水勢衝激愈急則易決決則民其魚矣今使者與守令同心協作刊木伐石爲久遠計此邦黎庶復睹平成永賴之功因名其隄曰永賴彼漢隄唐渠烏得專美於前哉使者名時華貴筑人司理名會嘉辛丑進士會稽人

王侯疏濬河渠碑

周光鎬

豫章王公訓以進士令潮陽越二載百廢具興庶務畢舉乃集諸搢紳父老議濬河渠列其狀上監司直指使者畧曰潮斥鹵地也三面臨大海南北瀦爲二大江環城而濠龍井南注牛田北流潮汐往來首尾相應城內故有六渠皆自西而東注於濠一則環類宮引潮入壁水一則自東南折而西爲水之秀而吉

者詎歲久漸湮濱河而廛者日增興築屋宇鱗次竹
箭材木遞至充積濠口淤而窄矣渠則占於築舍侵
於治園舊制湮滅每淫雨遂至旁溢類池之水亦日
涸誠如搢紳父老言疏之便書上報可乃諏日帥父
老躬履相眎程廣狹測丈尺度高低分區界計糧分
地用其力不徵其財諸畚鍤石之費官給之一時
沿河市廛有占河身者先自撤以爲嚆矢於是委員
分區監之擇耆老董其役眾踴躍趨事經始於甲辰
二月四閱月告成計工四萬二千九百濬河一千一
百四十丈有奇城內六渠亦次第開闢民間鋪舍凡

有障於渠者槩撤之傾者正圯者補石皆官給直役
匠夫一千六百有奇侯捐俸助之長渠既疏內免鬱
溼外有深池商賈百貨所輸不由海運以避風濤誠
一舉而三善備焉侯亦良工苦心哉於是搢紳父老
屬余紀事將勒貞珉以垂侯不朽余山居人也間嘗
一返邑屋將至望之長隄濯濯水波潏潏雉堞言言
而高舳艫尾尾而汎既入則四術廓如鬢校豁如都
人士相遇者憚如於是曠然一大改觀矣乃喟然歎
曰余故守蜀見蜀守冰離堆之功至今千載血食無
恙載歷龍門踰積石益信太史公河渠書所言水之

爲利大矣彼謂有事於陂澤畎澮非爲政急務孰知引渭穿渠鑿涇注洛以余所覩記莫非利民之大者矧於形勢裨補人文地脈宣泄孕毓有大關係者乎故自潮有城廓則有河渠繇來濬作非一孰得孰失今人類能言之惟其謀之務久其最著者在今日此無他以先得人心與措置得宜故也得人心則子來不作無肝目皤腹之謠措置宜則一勞永逸無孳莖負薪之歎此侯之大有造於潮足爲後事者師則侯之澤當與河流竝永矣侯政之善者有定賦役册有修饗宮有鋤大猾皆別有紀茲特紀河渠事諸所從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九十三

事宣勞者例並列名左方

銘

遠遊庵銘

蘇軾

序云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遣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逼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我
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
不自知歷九嶷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

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留乎

千秋鎮銘

宋處置使

鄒

瀨字鳳叔吉水人

崇岡壁立曲水長流天險莫升人謀曷籌山川萬古

壘千秋

跋

東山雙廟沁園春詞跋

元潮州路總管

王

翰

字用文廬州人

丞相文山公題此詞蓋在景炎時也三宮北還二帝南走時無可爲矣赤手起兵隨戰隨潰道經潮陽因謁張許二公之廟而此詞實憤奸雄之誤國欲效二公之死以全節也噫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亂其

潮陽縣志

卷二十

藝文上

九十四

成就卓爲江淮之保障者二公而已矣宋有天下三百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爲十五廟祖宗出色者文山公一人焉詞有曰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是知公之時固異乎張許二公之時而公之心郎張許之心矣予守潮日首遣人詣潮陽致祭仍廣石本以傳諸遠俾忠義之士讀之有所興起奸雄之輩讀之亦少知自警云爾

